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九十二  
事狀

郊祀圓邱配享

祖宗奏狀

臣謹言伏念我國家

列聖相承奄有天下六十餘載今海宇一統自堯舜

漢唐以來未有如此之盛茲蓋

陛下神聖天縱孝治日隆以不世出大有為之資臨

御有道故也然所有未舉大典在臣子分禮宜建言

所謂方今大典郊祀是也何則孝莫大于嚴父嚴父

莫大于配天自堯舜已來至于金宋上下二十餘代

之間莫不郊祭天地及五方帝神以配





父祖蓋尊之至也

祖宗之聖重熙累洽郊祀之事未既舉行者緣禮文弗備有不遑及者今

陛下即位二十餘年功成治定昭事天地尊禮百神略無虛歲若大禮一行將咸秩之位合禘于圓邱豈不大通神明降福穰者乎又念自古偏方小國尚皆力行尊顯祖宗以為天地百神之主恭唯

陛下大廕護助際海內外盡付所覆而上帝簡在陛下之心又大可見矣不于此時報本顯祖以答天休其於繼承之道終為曠闕兼舊有典章自金章宗舉行之後湮沒遺逸不絕如縷即今就有三二老儒并收拾到亡宋興冊講究張皇一旦有成將萬

倍于尋常使

陛下垂旒被袞對越上帝與三五同功並接數千歲之統于上新萬方耳目于下使王道明而墜典興天地察而上下順

聖政聖教不待嚴肅以成以治所謂聖人作而萬物覩也豈不盛哉由是而觀自古聖帝明王纘承先業所任之責未有重于此者故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惟陛下裁察

鈞州建先廟事狀

蓋聞益廣宗廟大孝之本欽惟

太上憲宗皇帝雖

聖靈在天而神功武烈見于郡國者固當昭布遠暢



以盡中外臣民之敬今河南鈞州係

先太上皇帝王業所基戰勝龍興之地蓄靈擁休赫

馬斯在宜營建原廟俾親王歲奉嚴禋以彰

聖德光昭造邦之本誠

嗣天子顯揚祖宗之至孝也

牒司為中丞王通議病愈狀

竊見前行臺中丞王通議去歲春自揚州赴闕奏事  
回偶患病疾百日作闕今過期年已是平復即日居  
家讀書以教子為事其于己私以為安便若以方今  
選用人才之切如王通議者才術德望理當起復未  
宜按置散地若不舉明伏慮憲臺未知久遺錄問

保士人杜之材賈宗傅狀

竊見新鄉縣布衣賈宗傅昨城縣中選儒士杜之材  
二人性沉厚端亮有文辭而通世務讀書三十餘年  
安貧守道以耕稼自給未嘗枉己妄有干進其于士  
論略無瑕玷誠丘園之秀民庶退之良士也今者幸  
遭明時選材為急理當薦舉使拔出民間以備內外  
之用必能行其所學不負素守以之振士氣而抑僥  
風不為于時無補

彈保定路總管侯守忠狀

檢會到中書省欽奉

聖旨定與提刑按察司條畫內一款節該所部內應  
有違枉並聽糾察除欽遵外今體察得保定路總管



侯守忠粗魯無識凶暴有名恣意亂行略無忌憚不任以職猶恐敗群重之以官凶焰何奈以致不遵朝省對抗使人詈辱同僚穢言肆口耽悞經賦縱而不征引帶私人結而成黨取能聲擅斷職官樹威風敗壞官府其吏民枉被凌暴者畏其凶惡罔敢聲訴所望察司少為抑按今又為阻壞如此中外嗟嘆莫不失色恭詳本路近在都南實為要郡所轄一十五處軍民約十萬餘戶據根本內地首恩澤固民心非良吏莫可今使凶暴如此之人臨民辦事正猶以豺狼守羊無不傷之理據此合行糾彈

體復教授李龍輔狀

今體復得本官併与元保相同當職又覩其為人雅厚清純臨事通方有如修整廟學訓導生徒舉皆有法雖淹滯年深未嘗妄有干求所謂有德有能可以從政者也兼知得北京南京教授俱蒙遷調理合陞擢以激士風

舉楊德柔狀

竊見南京路錄事司軍戶楊德柔天資秀穎不妄干進累歷筦庫繼任本路照磨及奧魯府提控案牘檢法等官俱有廉能之稱其為書學尤為精妙方今少見其比今名在兵籍常以家貧執役行間譬之象犀珠玉要以不宜溷跡泥沙此士論之所共也卑職按巡河南見之廣座其學問行己並與所聞相同據此



合行保呈伏乞樞密院照詳施行

論王學士合陞承旨事狀

竊見翰林兼國史院承旨中奉大夫姚樞今已身故據本院翰林學士嘉議大夫王鑿人品風節追配前賢議論文章發明聖學方崇儒重道之秋膺養老已乞言之眷若陸授承旨職名以德以材實允中外之望據此合行具呈中書省照詳施行

保舉提舉張從仕狀

竊見前綦陽鐵冶提舉司從仕郎同提舉張從裕賦性良明為人謹厚兼通儒吏歷仕年深掌財賦而需廉潔之稱論刀筆而有裁遣之敏加之嫉邪處正識達時宜誠為有用之材皆係廉知之實理合薦舉以

俟擢陞

特選行省官事狀

竊見福建所轄八路一州四十八縣連山負海民情輕譎無常困苦者多其在邊隅實為重地存心撫馭尚慮失宜縱暴侵漁不無生事緣收附已來官吏以朝廷遠貪圖賄賂習以成風行省差擬職官又多冗雜擅科橫斂無所不至致政壞民殘草寇竊發指以為名下愚無聊因之蟻附其嘯聚去處附近平民盡為剽掠內地軍興不免蹂踐中間雖有

憲司糾治稍末尚艱所行其于根本有無如之何者甚非

朝廷包荒一視同仁之意求其治要無過得人為先



且府州司縣等官雖不能一一精擇據見闕  
 行省官僚如平章左丞二府名位特選素著清望簡  
 在帝心文足以撫綏遺黎武足以折衝外侮蓋忠所  
 事籌策有方不以利賄為心使剷除積弊矯正濫肅  
 清邊陲庶幾民安事靖日趨治域以之招諭則彼心  
 可服以之進兵則我直大信令賊之所以滋蔓為梗  
 者正以內關官僚乘虛有名故也可不深計而熟慮  
 哉設或不爾雖濟之布列上下相安以私害公民之  
 困弊猶焚火溺水日益深且熾矣得失之機實係于此  
 卑職叨居風憲觀其如是有不敢自惜而緘默者

論草寇鍾明亮事狀

竊見福建一道收附之後戶幾百萬黃華一變十去

其四今劇賊鍾明亮悍黠尤非華比未可視為尋常  
 草竊誠有當慮者今雖兩有一院併力收捕地皆溪  
 嶺囊橐其間出沒叵測東擊則西走西擊則東軼充  
 焰所及煽惑殺掠為害不淺招降則賊心不一攻圍  
 則兵力不敷又兼春氣動時兩行彼負固我持久恐  
 猝難成功似宜益兵力置總戎一節制追奔合圍勢  
 至窮蹙其將自斃唯復特差重臣宣示  
 恩詔招諭撫慰以安中外兩者之行庶幾有一得

保暨儒胡璉狀

竊見衛輝路暨儒胡璉資性詳明學術有素凡經治  
 療多獲痊安據本路見闕暨學教官若令璉補充勾  
 當教育諸生必有開益據此合行移牒請照驗施行



保儒生韓弘牒草

竊見衛輝路錄事司後進儒生韓弘性溫雅有士行素明經學兼習詞章嘗試以事論議容止舉皆可觀據茲良碩宜備時用以勸後來今將本人所業文字錄連在前合行移牒請照驗施行

論教官俸給事狀

竊念天下之事得其人則治不然雖有紀綱法制將衰蕭而不振此必然之理學校者育材出治之本也見承奉御史臺劄付談諸州府皆有受勅教授仰免差儒戶內選餘閑子弟入學修習儒業仍令各路正官朔望省視及按察司官選試行義修明文筆優贍可以從政者然後解貢此誠為

國育材以備文武內外之用固非細務也却緣教授多係老儒宿德白首一官不沾寸祿良可哀今欲修習之業旬省月視責有成效亦已難矣合行照依

國子學暨學教官一體頒降俸給不然據見有學田去處于每歲收到子粒內官為明定斗石月充廩給以濟貧乏外無學田者唯復別議定奪如此卹庶幾官無虛設之名學有實興之實將見文風蔚興有可期然而然者矣

論開光濟兩河事狀

省議即從所論罷後

會驗近欽奉

詔書內節該自今以始煩民之事一切革去便民之



政次第舉行。欽此。今體知得省部符文准前工部尚書李奧魯赤等呈開。洗東平濟州等河道并剏修閘堰。可役人夫一萬餘名。計該八十六萬五千餘工。合用石材地丁等物。且舉德州一處所着該白棗木九十餘條。每條長六尺。徑四寸。石材九千二百八十餘段。每段長四尺。濶三尺。厚七尺。計其餘該着數目。比之德州。豈止數倍。雖云和買。目今驗戶椿俵。上戶十段。中戶不下五七餘塊。並不見發下價錢。即要赴所止送納。日夜催併。殆不聊生。緣石材地丁。非民間素有積蓄之物。計其探買上價。船運脚力。上戶已不能辦。下戶將何以給。有破產逃竄而已。深為未便。近年創開海道。益都淄萊濟南東平東昌等路。百姓已是

疲乏。死損數多。哀痛之聲。至今未息。今又東平等一十餘處。供辦上項夫役等物。比夫海道之後。亦為不輕。是齊魯魏博數路之民。被擾無遺。又念前政苛<sub>撓</sub>去歲不收。民多流亡。加以今秋風水蟲蛇災傷。所在闕食。恐又聞此。後復業者轉行不來。見在者又將逃避。山東重地。不可不慮。兼此役浩煩。未審曾無奏聞。儻已後不能成功。虛費

國力。百姓實受其弊。將來誰任其責。然此却訪聞得李尚書等官見行安置土埧九座。合無候來春土埧修成。更為責委。深知水利官員一同相視光濟兩河於深淺不常。時月斷流。走沙去處。試驗土埧。委能積深浮重。轉漕糧船。迤久通行快便。然後修理石埧。尚



為未晚仍于出產石木去處官為差顧夫匠採打用度不致取辦一時過迫靠損人難早職謬當言責以鎮靜為職親覩其事不敢不言合行移牒請照驗備申御史臺照詳施行

論濟南路所轄達魯花赤合遷轉事狀

竊見濟南路所轄州縣見任達魯花赤內承襲勾當及已滿年深未經遷轉者一十三員今朝省庶政稍有未便務從一新若將上項達魯花赤人員于本投下州縣內依例遷轉實為便當庶不致恃賴久任樹黨行私官吏因之受弊據別路未經遷轉者亦合一體定奪

保李提學昌道狀

伏念俊造秀異皆稟氣之清造物者靳固未嘗多得今有其人使徒老明時誠為可惜竊見前

上都路提舉學校官濟南李師聖經明行修不妄干進文筆性學皆有古風及扣以政事議論通暢皆切時之務可謂年高德邁學富才優韜晦城市不求聞達者也

朝省以選才為急如師聖者若以擢風憲或置之館閣俱有所長可收實用

論濟南經歷闕員事狀

凡厥政務必官吏相須而後能濟若官有其人或吏獲其用二者得一則事無留難竊見濟南路所轄州縣一十三處路當山東要會事務頗繁所賴首領官



調議規畫為切。今本路經歷知事俱各闕員。問得經歷孔文貞。省部別行差委東平等處勾當。却于本司署銜請俸。將近暮年。又本府憲司親臨于上。今照得簿書未究事理九百餘件。久乏其人。責以事有未辦。實上下之所難理。合作急選。注材能使補其闕。庶不致耽滯一切事務。

議盜賊

民患莫甚于盜賊。不可視為小事。近年作過者皆於通涂大邑公然行劫。略無畏憚者。以應捕無方。弓兵數少故也。臨時力弱。既不能擒捕。既去應命追趁。三限已過。恬然無事。乞請將州縣尉司重行整擗。所有弓兵定其不應占破之數。悉歸所司以重其威力。使

潛消盜賊。公然無畏之心。且盜賊竊發。正以衣食難。寒飢若稍值年難。且有縱橫不可制之勢。何則。大盜有形而易為之破。竊賊無跡。潛聚潛散。難為之取也。彼盜賊料其物既易取。官無如。亮惡之人。鮮不動念。我若度其如是。預為備之。則將無能為矣。

縣尉雖責專一捕盜。然用得其材。乃可所除。多是承蔭子弟。不閑事務。又不習當處。選擇一寺。舊曾作過不良人。寺充師問詰捉。雖頗有功效。中間作弊。有不勝言者。如賭博櫃房。宰殺牛畜等。皆其事也。又有因盜將良民俱被收禁。正賊反行出放。以致有與歹人暗行



及安 受要賂物為務者今後若令縣官  
行管領提調或上下半月一視事庶革前弊

舉明山東運官狀

伏念方今錢穀之 得人為難如廉而有守者未

竊見山東東路都轉運

自管辦以來奏 勤廉

舊弊革而 舉自山東

而 其命謂

運 宜加旌賞以勸餘人憲司職任激

舉明

保兵部王郎中富甫狀

兵 德淵早傳家學

辭其在輩流實不多見加以揚歷省臺通介有守照  
得例五品已上官不限職掌有文筆者即命制誥若  
本官于翰院學士內相應名闕陞用實為允愜士論  
合行移牒請照驗備呈中書省定奪施行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九十二 同日燈下又校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九十三

玉堂嘉話序

中統建元之明年辛酉夏五月

詔立翰林院於上都故狀元文康王公授翰林學士承旨已而公謂不肖惲曰翰苑載言之職莫國史為重遂復以建立本院為言

允焉仍命公兼領其事時不肖侍筆中書兩院故事凡百草創經營署置略皆與知其年秋七月授翰林修撰同知

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方

帝澤鴻龐賚及四海

誥命宣辭頗與定撰再閱月蒙二府交辟不妨供



職兼左司都事自後由御史裏行調官  
晉府秩滿復入為翰林待

制時則有若左丞相監修國史耶律公承

旨霍魯忽孫安藏前左轄姚公大學士鹿菴王公侍  
講學士徒單公河南李公待制楊恕修撰趙庸應奉  
李謙不肖雖承乏幾於二者其獲從容侍接仰其  
祖宗對天之鴻休

聖訓無窮之

睿思皆聞所未聞者至于文章高下典制沿革朝夕  
饜飫所得亦云多矣今也年衰氣老盡負初心因紬  
繹所記憶者凡若干言轉而為八卷題之曰玉堂嘉  
話其或燈火茆堂之夜尊壘心賞元間吐嘉話於日

前想玉堂於天上嗚息有時盛年不再良可難也然  
昔人有宅位鈞衡不得預天子私人為恨願惟此  
生不為未遇用藏家櫃以貽將來至元戊子冬季二  
日前行臺侍御史秋礪老人謹序



玉堂嘉話卷第一

大元中統二年秋七月。憚自中省詳定官用。兩府經內外兩省。薦授翰林修撰。其

宣詞云。行己無忝。博學能文。顧超絕之逸材。足鋪張於偉蹟。宜司

綸命。以贊皇猷。可特授翰林修撰。同知

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當振斯文。以宣

朕命。其修撰雷膺詞云。昔年詩禮。已聞鯉過於庭前。今日絲綸。復見鳳毛於池上。二詞。參政楊公筆也。既

拜命。謁承旨王公於寓館。公曰。唐人題名記。為三千佛名經。其充詞臣者。即為一佛出世。



國家文治伊始汝等首膺是選于士林有光矣八月  
上都文廟告成公命某官作釋菜諸文頗立論其間  
公曰如此文字有稱功頌德而已又云作文亦有三  
體入作當如虎首中如豕腹終如蠶尾虎首取其猛  
重豕腹取其樞穰蠶尾取其螫而毒也此雖常談亦  
作文之法也初公既草諸相宣辭通作一卷實封細  
銜書名上用院印付憚呈省問焉曰白麻蓋自中出  
今實封防其漏泄亦唐人鎖院之意也其立史院奏  
帖有云自古有可亡之國無可亡之史兼前代史纂  
必代興者與修蓋是非與奪待後人而可公故也公  
又親筆作史大略付憚如帝紀列傳志書卷秩皆有  
定體其傳須三品有顯烈者立又云太史張中順金

一代天變皆有紀錄就此公未老可亟與論定亦是  
志書中一件難措手者切念

公諱鶚字百一曹

之東明人正大元年甲申獲承榜狀元第遂應奉翰  
林文字殊為金主眷顧天興二年官通議右司員外  
郎後遇

聖上寵光益隆如諮大計以斯道覺民為先論日蝕  
以徹樂罷宴為對開禮樂之源則釋菜

先師明慶威之權則張皇治本又以奠祭故主為請  
允焉後為位哭汝水上哀動左右天日為變色仍私  
謚為義宗據法君死杜稷曰義其忠不忘君如此  
冬十月侍中和者思傳  
旨都堂與文字召靜應姜真人去者憚時為左司都



事宰相命具詔草其詞曰靜以知來智能藏往念  
前言之有效方庶事之惟幾遐想仙標載勤驛傳惜  
然而至暫辭嘉遁之鄉罄尔所懷与復細糧之論  
至元十四年丁丑歲春二月庚申朔復授翰林待制  
是日赴院供職

為春早禁酒詔漢賜大酺歲有常数周申文誥飲戒  
無彞况糜粟者莫甚于斯崇飲者刑則無赦近緣春  
早朝議上陳宜禁市酤以豐民食

朕詳來奏實為腴民可自今某年月日民間毋得醞  
造酒醴俾暴殄天物重傷時和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為春早祈雨青詞伏以萬物盈于兩間亭毒必資于  
帝力皇天祐于一德精誠可格于高穹比者時雨愆

常秋種不下重念無辜之衆將罹荐至之災循省內  
修庶回哀眷爰因穹祭崇建靈壇伏望列

聖垂仁九天降鑒易陰陽之恒數斡造化之玄機下  
勅豐隆霑流甘澍蘇槁麥于南畝播嘉穀于東郊一  
滌昏霾溥洽生意豈惟大賚三農免失業之憂嘉與  
多方高廩享有年之慶

同諸公觀唐張九齡等誥于玉堂其詞曰門下春秋  
之義尚重卿才王國克禎莫先相位用增其命必正其  
名中奉大夫守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弘  
文館學士賜紫金魚袋上護軍裴耀卿正議大夫中  
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院學士副知院事  
兼修國史賜紫金魚袋上柱國曲江縣開國男張九



齡經濟之才式是百辟正議大夫檢校黃門侍郎賜  
紫金魚袋上柱國李林甫泉源之智迪惟前人既樞  
密載光而親賢稱首審能群會所蒞有孚寧惟是日  
疇咨故以多年歷選國鈞繫賴邦禮克清宜命曰鼎  
臣置之廊廟耀卿可銀青光祿大夫守侍中學士勳  
如故九齡可銀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令學士知院事  
修國史勳封如故林甫可銀青光祿大夫守禮部尚  
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勳封如故主者施行開元二十二  
年五月二十七日上用尚書吏部之印凡五顆制可  
下榜作細字書某月日某時都事某左司郎中光奴  
後細銜相臣与部官同列去姓而名作大字署曰  
尚書左丞相曰金紫光祿守尚書右丞相集賢院學

士修國史上柱國徐國公嵩曰吏部尚書上柱國武  
都縣開國伯嵩曰朝請大夫檢校吏部侍郎上柱國  
豫曰吏部侍郎白朝議大夫守尚書左丞賜紫金魚  
袋挺之後書年月日即同前後稍下以細銜書銀青  
光祿大夫守中書令集賢院學士知院兼修國史上  
柱國曲江縣開國男臣張九齡宣曰中書侍郎曰朝  
議大夫中書舍人內供奉集賢院修撰上柱國臣徐  
安貞奉行復作高行細銜曰銀青光祿大夫守侍中  
弘文館學士上柱國臣耀卿曰黃門侍郎曰朝請大  
夫給侍中內供奉臣昱等言復大字與銜平頭書制  
書如右請奉制付外施行謹言復大字與前平書告  
銀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令集賢院學士知院事兼修



國史上柱國曲江縣開國男張九齡奉被制書如右  
符到奉行自告字已下作五行用印二十九顆唯制  
字上空後上与前平頭書郎中憚下細字書主事懷  
琛令史王烈書令史姚元開元二十二年五月二十  
一日下印同前用誥用柿黃斗底綾作卷凡七幅上  
下約一尺或者謂曲江与林甫通作一告除拜以寫  
梟並集駑驥同皂為嫌予曰帝先在上咎夔与驩鯀  
同列恐自昔有所未免正在明君別其賢否用与不  
用耳然唐自開元後九齡竟罷而相林甫治乱之分  
于斯已見矣二月壬戌題唐李仲拜相後  
徽宗御書跋功納海弼違實賴將明  
門下興化致理必資作礪之功納海弼違實賴將明  
之效苟非材標人傑道茂時宗蘊經濟之宏規積岩

廊之素望則何以光我注意允于具瞻其惟至公式  
舉成命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内營田觀察  
處置等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兼揚州  
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上柱國贊皇縣開國男食  
邑三百戶李紳氣稟清剛體合冲用抱金石之正性  
挺松桂之貞姿識達古今慮周微隱詞源濬發洞學  
海之波瀾智刃高揮森武庫之矛戟中立不倚方嚴  
寡徒長慶一朝委遇斯極入參禁密出總紀綱王猷  
多潤飾之能邦憲著肅清之稱洎領版圖之任尤彰  
均節之宜而又寵辱靡驚得喪齊致河洛留神明之  
政浚郊恢將帥之謀威令播於軍戎豪黠屏迹惠祕  
洽於封部疲羸息肩俗變阜安人知禮義日者選其



高第換彼雄藩當淮海之要衝控舟車之都會風望  
並峻僉諧莫踰朕虔恭寶圖夢寐良輔爰膺審察果  
副虛求爾宜踐台席之崇嚴司中樞之密勿外以底  
綏華夏內以勤恤黎元視同列猶墁麓期君臣如魚  
水無使仲山補袞獨見美於周詩汲黯匡時常推高  
於漢史祇率訓典徃惟戒哉可守中書侍郎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散官勲封如故主者施行會昌二年二  
月十二日年月日上下凡用印五顆其文即尚書吏  
部之印傍近下細銜書中書令次右僕射兼中書侍  
郎平章事臣珙宣奉次中書舍人臣孔溫業行復作  
高行与告文齊細銜曰侍中次司空兼門下侍郎平  
章事臣德裕次給事中臣泰章等言作大字与細銜

齊制書如右請奉制付外施行謹言會昌二年二月  
日印文同前大字平書制可下細書月日時都事及  
左司郎中復作高行与制可齊書細銜曰吏部尚書  
次吏部侍郎次尚書左丞已上皆闕後大書与銜平  
頭曰告銀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上柱國贊皇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李紳奉被  
制書如右符到奉行自告字至行字用印一十九顆  
全空制字後復平書司勳郎中判懿下細銜曰書主  
事次張洪亮次令史楊温次書令史會昌二年二月  
日下印同前徽宗御跋云恭讀太祖皇帝實錄載  
偽蜀李昊自言紳之後仕孟昶至司空趙國公方昶  
與江南通好時遣其臣趙季札使景季札回得李紳



唐武宗朝自淮南節度使入相告以遺吳、欲誇詫其事結綵為樓置告于中朝服前導盡呼聲妓雜奏歌樂迎歸私第即召將相大臣宴飲仍以帛二十疋謝季札詳閱告文正吳所詫之告也然自武宗逮今三百年苟人以忠諒功業聞于時有不必金名而堅者可不勉哉因節文以載其實後有復古殿四字上用御書之寶又有范仲淹富弼吳中復韓縝玉汝已未季秋觀于承旨東廳先儒論漢人大綱正節目不備唐人大備而純正謂此等制耳秋澗云洛陽竹齋先生李得之云制誥二體不同宣辭必須散誥詞乃用四六今宣詞皆作四六非也蓋宣則王言親諭誥則牒奉勅行如蔡正甫作道陵諭孟宗獻

詞云朕新郎大寶詔有司以取天下士卿自鄉選至于殿陛四為舉首非材之高學之博識之優何以臻此今昇以北門應詔之職朕之待卿不薄然君子志于遠者大者無以此為自足尔其勉旃又諭沁州刺史李揖云有司以卿資應未當得郡朕以識卿最久愛卿占對詳明進止審當故有此授卿當悉力為民政成以稱朕意尔其勉之是也其詔如狄梁公穎少師李文饒等詞唐人純用四六是也又云知制誥為三字辭臣故唐詩有云三字詞臣求識面九重天子望低顏之句得之先生名國維淄川人浮陽王頓文叔說初鹿庵先生奉敕定撰趙秘書先世碑文終畢先生拖車過予于崇寧里迎視若有喜色未審何



為坐定出此文至其論說噫古人有言風霜別草木之性危亂顯貞良之節夫危亂世常有而全節死義之士不可常得或相去數百年或相望數千里時有一二焉獨趙氏一門之內父子兄弟乃有四人真可尚哉昔比干效忠于殷而受封于周堯君素盡節于隋而唐太宗為文祭之蓋天下之善一也聖人一視同仁寧有彼此之分哉今趙氏父子兄弟盡忠于金而

聖天子為之立碑淵衷睿鑒蓋與夫唐太宗周武王之心不作而同矣敢對揚休命繫之以銘先生不覺自讀者再公養氣素厚且復尔耳諒以自得用事切當為喜乃知文士氣習至其適意不知手舞足蹈

古今通一致也又記呂遜嘗談趙著呂鯤以詩鳴燕翔間二人皆出耶律相門下虎岩每得一聯一詠即提擲其帽于几龍山從傍謂曰不知李杜平時費多少帽子聞者為捧腹

待制楊恕字誠金文獻公楊尚書子嘗談其父正大間所陳奏議今錄于此臣伏讀聖旨節文六品以下官有情見詣登聞檢院進奏帖者聖訓廣大蓋將博詢兼覽以盡群下之智也臣實愚懵無妙謀長策仰裨聖聽之萬一獨取事之切于今日者列為二事以言之一曰簡卒二曰理財簡卒之說復有三焉一曰取人材二曰募願為三曰括驅丁理財之說復有二焉一曰納官從便二曰和買可罷臣請言簡兵之說臣



去歲在鄉里見其簡卒之時不以人材優劣為等差  
而以物力多寡為次第故所得富民之子弟彼生長  
于衣食豐裕之中居則役僕隸行則策堅肥未嘗諳  
習天下勞苦之事使之負斗區之重徒步數十里則  
億且顛矣况能被堅執銳以為我軍之前行而逆戰  
哉倉卒之際非徒無益適足為我軍之累不若無之  
之為愈也為今之計莫若行三說以簡卒則庶乎其  
可用矣何謂取人材蓋十人所聚必有為之雄者在  
千萬人亦然如搃州縣之丁男不以物力多寡為先  
後惟軀幹勇壯是求則所得皆能戰之人矣何謂募  
願為蓋天下之民虛為游手不業者甚衆平日無事  
則使氣以侮人無賴而犯法其中或有果敢勇健奮

不顧身良民所不及者如賜以束帛之賞募之為兵  
則所得皆樂戰之人矣何謂括驅丁蓋天下之奴隸  
自幼及壯備嘗勤勞艱苦之事其筋體氣力之所服  
習馳走負任之所慣狃豈常人之所能及哉如簡其  
人材之勝甲冑者免當房之賤藉之為兵則所得皆  
能戰之人且有樂戰之心矣簡卒如是則與夫富民  
之子弟僂弱而不能戰恒怯而不樂戰者相去豈不  
遠哉臣請言理財之說臣切見數年前北邊有事之  
時天下錢鈔過塞不通交鈔庫不勝換易之多乃邏  
率持梃與勝之當是時小民有懋遷之艱商旅有  
不行之病比年以來漸無此弊者但以多取故也今  
以南鄙軍興支給浩繁戶部乃日增印鈔之數似救



目前之急。然所出者方來而無窮。所入者雖增而有  
限。以有限而待無則鈔有時而不通矣。為今之計。莫  
若行二說。以理財則庶乎其無滯矣。何謂納官從便  
國家利鈔之不行。不若錢之通也。故院務所輸之課  
皆使入之。其術固善矣。能限之以路。分拘之以分數。  
則所入之鈔傷太少耳。夫已收太平之鈔。而臣猶謂  
之少者。誠恐後日所出者太多故也。如使凡入官之  
數銀鈔錢三者。一聽民便。或全以銀鈔入者。亦聽之  
如此。則三者之價常平而不偏。鈔法以通流矣。且  
以目前銀價論之。不及錢鈔者。每兩蓋二三百錢。  
如納從民便。則銀入者多。而價與錢鈔遠平矣。此取  
之之法也。知所以收矣。則所支之法。又不可不知。臣

切見國家之取于民。有曰和買。有曰和雇。者徒愛其  
虛名之美。而不救其利害之實也。蓋和雇和買之有  
損于國。無補于民。適足為吏卒之利耳。且科歛之限  
方急。州縣之官。以鞭笞捶楚。從事于忽遽之間。小民  
奔走趨命。之不暇。故出數倍之直。以應上之求。恐  
然。惟以不得罪于州縣為幸。國家憫小民趨辦如是  
之勞。故出直以償之。意固善矣。奈何州縣官之明幹  
者少。胥吏鄉里正主首之屬。因緣為姦。官直之及貧  
民者。十纒二三。則是官有費損之實。民無饒益之利  
也。為今之計。莫若罷和雇和買之虛名。凡有科歛一  
驗貧富多寡之數。而均之。民不必出直以償之。國家  
方事殷之時。雖戶賦口歛。亦不為過。何必取公帑不



及支之財欲以益當賦之民而要雇和買之名哉  
且以括馬一事言之前年馬之取于民者既議与之  
直今歲所括之馬如又償之則所費蓋不貲矣况畜  
馬者皆有餘力之家待南方平定之後而償之亦未  
晚也若夫邊方攻守之策兵家竒正之術固非愚臣  
所能識也雖然臣切料宋人為以無名之舉者上無  
竒謀秘策可以搖動中國者特以過聽逋逃之言以  
為彼軍朝發則我民夕應矣然兵文已來所過敗衄  
我民之心安然不動則是狂狡之素計已屈矣如秋  
高馬肥之后鼓行而進則淮南可折捶而定也雖然  
臣切有私憂過計者國家之慮不在于未得淮南之  
前而在于既得淮南之後何以言之蓋得淮南則江

之南北盡為戰地進而相與爭利于舟楫之間我之  
勁弓洞貫之卒不得環寇而發飛騎越蹂之足不得  
望風而騁當是時宋人扼江為屯潛師于淮以斷我  
軍之糧道或決水以瀦淮南之地則我軍當如何應  
援使彼計不知出此則固善矣如使能為此計聖主  
豈可不与二三大臣預為之謀哉雖臨敵制宜千變  
萬化然如臣子所言者上宜先有成筭也臣愚狂瞽  
不識國之大計冒昧陳列不勝恐悚待罪之至  
時每會集日課讀平宋事跡若干編類者其間机畫  
三二顯事多歸賈楊二人安藏意不能平至有言鹿  
菴先生徐謂曰無庸異時修輯正史豈容及此從繁  
就簡不得不然安公色為夷子且會休要之有方也



跋僧花光梅後語。蜀僧超然字仲仁居衡陽花光山。避靖康亂居江南之柯山。與叅政陳簡齋並舍而居。山谷所謂研墨作梅超凡入聖法常冠四海而名被世。嘗有移船來近花光住。寫畫南枝與北枝之句。其半度有可想見矣。雲夢趙復題云。如王謝子弟倒冠落珮。舉止歌傾。自有一種風味。此蓋前金高丞相家藏舊四幅。暗香疎影溪雪春風。今失其溪雪。見為宋子玉所收。

古者婦人無謚。雖后妃之貴。止從其氏。至東漢顯宗始加陰后以謚。自是遵為定制。宋相李昉春日玉堂即事有云。一院有花春畫永。四方無事簡書稀。予夏日玉堂即事亦有一絕句。陰。

槐幄幕閑庭。靜似藍田縣事廳。細草近緣春雨過。映階侵戶一時青。日長上直玉堂廬。思入閑雲待卷舒。重為明時難再遇。等閑羞老蠹魚書。

頌高麗曆日詔云。唯曆象日月星辰。乃能成歲。自侯甸男邦采衛。要欲同文。高公學士詞也。古墓中玉器血漬者。蓋尸以水銀烹。其血能漬。其尸沁者。蓋尸之膏油所沁也。其玉器以手拭。光觀生白。暈者。即尸沁也。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九十三

十四校

陰雨涼甚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九十四  
玉堂嘉話卷之二

看古玉器當解其刀刻碾刻者刀刻為上碾與刻蓋相去甚遠丞相史公嘗收太康墓中玉環名曰泥湫龍係昆吾刻也

磨李廷珪墨法商台符堂云向抄合萬戶用聚星玉版研磨李廷珪墨求木菴書研為墨所畫木菴亟止之曰用李氏墨有法若用一分<sup>先</sup>以水依分數漬一宿然後磨研乃不傷研論硯先觀其石性粗細枯潤不必須有眼者其膩潤視之有紫芒而不拒筆者即端之佳者也

看畫當觀其氣次觀神而畫筆又次之用漆點晴朱



此砂紅石綠者皆唐畫也予嘗觀閭立未老子西昇如

許魯齋云古人看漢書皆有傳授不然有難曉者豈律曆天文之謂乎

太康塚或云漢梁孝王墓或云晉何曾墓以地里物色攷之皆恐非也予向與吳教授會真定因及此吳曰此晉司馬文王陵也曰何據吳曰昔居太康時塚前有廟晉文王祠至田夫野叟皆以文王呼之及發其龜壁皆刻南征並壽之字以史攷之文王南征數矣豈其然歟

鹿菴先生曰前漢列傳多少好樣度于後揀一銘詞篇是箇碑表墓誌作者觀此足矣不必它求曹

南湖亦嘗說作銘辭法度謂如一人有數事好處取其重者論之及詳史漢論贊其原蓋出于此

坡詩雖二十字者皆有莫大議論歐公文尊經尚體于中和做精神

鹿庵曰文章以自得不蹈襲前人一言為貴曰取其意而不取其辭恐終是踵人足跡俱不若孟軻氏一字皆存經世大法其辭莊而有精彩也

南湖又云非莊無以雄其辯非騷無以清其氣

予嘗問匡衡相業于先生先生曰汝以為何如曰學術有餘而忠蹇不足先生為肯首地震說周語伯陽父曰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于是有地震孔晁云陽氣伏于陰下見迫于陰故不能升以至于動



以地道安靜。返動為異也。又靈臺秘苑云：地本于陰而生萬物，其形至厚，其德至靜，定而不動者也。若忽震動，是謂臣強，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入，陰有餘也。若外戚擅權，后妃專政，則土為變異，小人用，下有謀及民擾，則地震，其分多兵飢。若動于宗廟宮庭，或動而不已者，國有叛臣，諂佞並進，大臣數動，諫罰不以理，而上下不相親，或政在女子，或秋行冬令，則地裂若裂而有聲，四方不寧，地忽陷，乃專政，民離散，亦為失地。若火燃者，乃為陽精，地為陰主，若或燃則越陰之道，行陽之政，傷而不克之象，臣專恣而終以自害也。若地忽生毛，為金失其性，人將勞役，又漢應奉云：人氣內通，則感動天地，天變見于星氣，日蝕地

變見于奇物，震動者，陽用其精，陰用其形，猶人之有五臟六體，五臟象天，六體象地，故臟病則氣色發于面，體病則欠伸動于貌，前世術者乃以日辰分配國土，為占歲日月時辰，及見災所在之地，皆同用之，又有只以日時相加為占者，如漢成建始三年日蝕地震，杜欽云：殆為後宮，何以言之？日以戊申，蝕時加未，戊未上也，土者中宮之部也，其夜地震，未央宮殿中，今本朝大臣無不安之人，外戚無乘刺之心，諸侯無強大之國，四方無逆理之節，此必嫡妾將有爭寵而相害者，其法甲為齊，乙為海外東夷，丙為楚，丁為江淮南蠻海岱，戊為韓魏申州河濟，己為韓魏，庚為秦，辛為華山，己西之國，壬為燕趙衛，癸為常山，己北北



方之國子為周丑為翟魏亦主遼東寅為趙楚卯為  
鄭辰為晉邯鄲趙己為衛午為秦未為中山梁宋之  
國申為齊晉魏酉為魯戌為趙吳越亥為燕

天鳴有聲人主驚憂而百姓勞失厥土

五福太乙所在每歲須利一事大游三十六年一交  
十二年司天十二年司地十二年司人小游三年一  
交大游所在天開眼小游所在人相食已上皆東平  
占星劉明之說如此

日月徑一千里周三千里何以知之曰周天三百六  
十有五度以太陽日行一度攷之則知矣

周公以陽城圭土測日自王城西面去千里則減一  
寸凡日食于窓隙間穿紙如錢許取影視之可見食

之多寡東缺則西見西缺則東見

樞府典故

唐初典兵禁中出于帷幄之議故机密名官開元中  
設堂後五房而樞密自為一司其職秘獨宰相得知  
舍人官屬無得預也貞元之後藩鎮旅拒重以兵屬  
人乃以中官分領左右神策軍而樞密之職歸于北  
司然常寄治省寺廡下延英會議則屏立殿西勢猶  
厭傳道宮省語而已至其盛時其貴者號中尉次  
則樞密使皆得貼黃除吏唐末乃除此司并南北軍  
于樞密使遂摠天下之兵五代以來多以武人領使  
而宰相知院事至宋復置副貳簽書直學士之名大  
略文武參用間以宰相兼領故得進退大吏預聞機



政其任職蓋重矣陳繹修西府記

西使記壬子歲

皇弟旭烈統諸軍奉 詔西征凡六年拓境幾萬里已

未正月甲子常德字仁馳驛西覲自和林出兀孫中

西北行二百餘里地漸高入站徑瀚海地極高寒

雖暑酷雪不消山石皆松文西南七日過瀚海行三

百里地漸下有河濶數里曰昏木輦夏漲以舟楫濟

數日過龍骨河復西北行與別失八里南以相直近

五百里多漢民有二麥黍穀河西注瀦為海約千餘

里曰乞則里八寺多魚可食有礮磴亦以水激之行

漸西有城曰業騰又西南行過孛羅城所種皆麥稻

山多栢不能株絡石而長城居肆圓間錯土屋窓戶

皆琉璃城北有海鐵山風出往來吹行人墮海中西

南行二十里有關曰鐵木兒懺察守關者皆漢民關

徑崎嶇似棧道出關至阿里麻里城市井皆流水交

貫有諸菓惟瓜蒲萄石榴最佳回紇與漢民雜居其

俗漸染頗似中國又南有赤木兒城居民多并汾人

有獸似虎毛厚金色無文善傷人有虫如蛛毒中人

則煩渴飲水立死惟過醉蒲萄酒吐則解有嗜酒孛

羅城迤西金銀銅為錢有文而無孔方至麻阿中以

馬緯拖床進鋪負重而行疾或曰乞里乞四易馬以

犬二月二十四日過亦堵兩山間土平民夥溝洫映帶

多故壘壞垣問之蓋契丹故居也計其地去和林萬

五千里而近有河曰亦運流洶東注土人云此黃



河也二十八日過塔刺寺三月一日過賽藍城有  
浮屠諸回紇祈拜之所三日過別石蘭諸回紇貿易  
如上已節四日過忽章河渡船如弓鞋然土人云河  
源出南大山地多產玉疑為崑崙山以西多龜蛇行  
相雜郵亭客舍甃如浴室門戶皆以琉璃飾之民賦  
歲止輸金錢十文然貧富有差八日過梲思千城大而  
民繁時群花正坼花唯梨薔薇玫瑰如中國餘多不  
能名隅城之西所植皆蒲萄粳稻有麥亦秋種其乃  
湍地產藥十數種皆中國所無藥物療疾甚效曰阿  
只兒狀如苦參治馬鼠瘡婦人損胎及打撲內損用  
豆許嚥之自消曰阿息兒狀如地骨皮治婦人產後  
衣不下又治金瘡膿不出嚼碎傅瘡上即出曰奴哥

撒兒形似桔梗治金瘡及腸與筋斷者嚼碎傅之自  
續餘不能盡錄十四日過暗不河夏不雨秋則雨溉  
田以水地多蝗有鳥飛食之十九日過里丑城其地  
有桑棗征西奧魯屯駐于此二十六日過馬蘭城又  
過納商城草皆苜蓿藩籬以栢二十九日過帶帶兒城  
山皆鹽如水晶狀近西南六七里新得國曰木乃奚  
牛背<sup>皆</sup>駝峯黑色地無水土人隔山嶺鑿井相沁數十  
里下通流以溉田所屬山城三百六十已而皆下惟  
檐寒西一山城名乞都不孤峯峻絕不能矢石丙辰  
年王師至城下城絕高險仰視之帽為墜諸道並進  
敵大驚令相大者納失兒來納款已而兀魯兀乃筭  
灘出降美灘猶國王也其父領兵別據山城令其子



取之七日而陷金寶物甚多。一帶有直銀千笏者。其國兵皆刺客。俗見男子勇壯者。以利誘之。令手刃父兄。然後充兵。醉酒扶入窟室。娛以音樂。美女繼其慾。數日復置故處。既醒。問其所見。教之能為刺客。死則享福。如此。因授以徑咒。日誦。蓋使盡其心志。死無悔也。令潛使未服之國。必刺其主。而後已。雖婦人亦然。其木乃奚在。西域中。最為凶悍。威脅鄰國。霸四十餘年。王師既克。誅之無遺類。四月六日。過訖立兒城。所產蛇皆四跗。長五尺餘。首黑身黃。皮如鱗魚。口吐紫艷。過阿刺丁城。禡咱蒼兒人。被髮。率以紅帕。首衣青如鬼然。

王師自入西域。降者幾三十國。有佛國。名乞石迷。西

在印毒西北。蓋傳釋迦氏衣鉢者。其人儀狀甚古。如世所繪達磨像。不如葷酒。日啖粳一合。所談皆佛法。禪定至暮。方語。丁巳歲。取報達國。南北二千里。其主曰合里法。其城有東西。城中有天河。西城無壁壘。東城固之。以甃。繪其上。甚盛。王師至城下。一交戰。破勝兵四十餘萬。西城陷。皆盡屠其民。尋圍東城。六日而破。死者以數十萬。合里法以舸走。獲焉。其國俗富庶。為西域冠。宮殿皆以沉檀。烏木。降真。為之。壁皆以黑。白玉。為之。金珠珍貝。不可勝計。其妃后皆漢人所產。大珠曰太歲。彈蘭石。璉。金剛鑽之類。帶有直千金者。其國六百餘年。傳四十主。至合法里。則亡。人物頗秀。于諸國。所產馬名脫。必察合法里。不脫。以橙漿和。



糖為飲琵琶三十六絃初合法里患頭痛醫不能治  
一伶人作新琵琶七十二絃聽之立解土人相傳報達  
諸胡之祖故諸胡皆臣服報達之西馬行二十日有  
天房內有天使神胡之祖葬所也師名癖顏八兒房  
中懸鐵絙以手捫之心誠可及不誠者竟不得捫經  
文甚多皆癖顏八兒所作轄大城數十其民富實西  
有密乞兒國尤富地產金人夜視有光處誌之以灰翼  
日發之有大如棗者至服達六千餘里國西即海  
海西有富浪國婦人衣冠如世所畫菩薩狀男子胡  
服皆善寢不去衣雖夫婦亦異處有大鳥駝蹄蒼色  
鼓翅而行高丈餘食火其卵如升許其失羅子國出珍  
珠其王名換思阿塔卑云西南海也採珠盛于革囊

止露兩手腰絙石墜入海手取蛤并泥沙貯于囊中  
遇惡虫以醋喫之即去既得蛤滿囊撼絙舟人引出  
之往有死者印毒國去中國最近軍民一千二百  
萬戶所出細藥大胡桃珠寶烏木雞舌賓鐵諸物國  
中懸大鐘有訐者擊之司鐘者紀其事及時王官亦  
紀其名以防姦欺民居以蒲為屋夏大熱人處水中  
已未年七月兀林國阿早丁莫灘來降城大小一百  
二十民一百七十萬山產銀黑契丹國名乞里蠻王  
名忽教馬丁等灘聞王大賢亦來降其拔里寺大城  
獅子雄者鬚尾如纓拂傷人吼則聲從腹中出馬聞  
之怖溺血狼有鬚孔雀如中國畫者唯尾在翅內每  
日中振羽香猫似土豹糞溺皆香麝如鸚鵡多五色



風駝急使乘日可千里鵝鵠傳日亦千里珊瑚出西  
南海取以鐵網高有至三尺者蘭赤生西南海山石  
中有五色鴨思價最高金剛鑽出印毒以肉投大澗  
底飛鳥食其肉糞中得之撒八兒出西海中蓋瑤珉  
之遺精蛟魚食之吐出年深結為價如金其假者即  
犀牛糞為之也骨篤犀大蛇之角也解諸毒龍種馬  
出西海中有鱗角牡馬有駒不敢同牧驢馬引入海  
不復出皂鵠一產三卵內一大者灰色而毛短隨母  
影而走所逐禽無不獲者壠種羊出西海羊臍種土  
中溉以水聞雷而生臍系地中及長驚以木臍斷嚙  
草至秋可食臍內復有種又一胡婦解馬語即知吉  
凶甚驗其怪異奇事不可殫紀往還凡一十一月郁

歎曰西域之開始自張騫其土地山川固在也然世  
代浸遠國號變易事亦難攷今之所謂瀚海者即古  
金山也印毒即漢身毒也曰駝鳥者即安息所產大馬  
爵也密昔兒即唐拂菻地也觀其土產風俗可知已  
又新唐書載拂菻去京師四萬里在西海上所產珍  
異之物與今日地里正同蓋無疑也中統四年三月  
渾源劉郁記

堂叔伯者是並父之兄弟也

父之姊妹謂之女叔女弟

鄂王岳飛謚忠穆文

忠尔忘身茲謂人臣之大節謚以表行必稽天下之  
公言申錫贊書追告幽宥故大師追封鄂王謚忠



穆岳飛威名震于夷狄智略根乎詩書結髮從戎前無  
堅敵枕戈勵志誓清中原謂恢復之義為必伸謂忠  
憤之氣為難遏上心密契詔札具存夫何權臣力主  
和議未究凌烟之偉績先罹偃月之陰謀李將軍口  
不出辭聞者流涕藺相如身雖已死凜然猶生宜高  
皇眷念之不忘肆孝廟哀矜之備至還故官而禮葬  
頒祠額以旌褒逮于先帝之時遂以真王之爵既解  
誣于累聖可無憾于九京然而易名之典雖行議禮  
之言未一始為忠愍之號旋更武穆之稱朕獲覩中  
興之舊章灼知皇祖之本意爰取危身奉上之寶仍  
采克定禍亂之文合此兩言節其一惠昔孔明之志  
興漢室若子儀之光復唐都雖計效以或殊在秉心

而弗異垂之典冊何嫌今古之同符賴及子孫將與  
山河而並久英靈如在茂渥有承

鹿菴先生曰作文之體其輕重先後猶好事者以畫  
娛客必先示其尋常而使精妙者出其後予偶悟曰  
此倒食甘蔗之意也

作文字亦當從科舉中來不然豈唯不中格律而汗  
漫披猖无首无尾是出入不由戶也又云後學雖不  
業科舉至于唐一代時文律賦亦當披閱而不可忽  
其中體制規模多有妙處

二王行書其蜿蜒歌頌之狀若行雲流水似不拘于律然  
即以筆意求之其端莊流麗皆有餘韻唯具眼乃能識之  
鹿菴先生嘗以歷代史學試問于不肖憚對曰自史



漢而下文字率猥併無法如新唐書雖事增于前辭  
省于舊字愈奇而氣愈索不若新五代一唱而三嘆  
有餘音者矣先生為忻然

南方之地物香而人臭或者謂飲食致然與草木之  
氣所奪故也予曰不然四方者乃中國之陰也陽為  
馨香陰為臭穢四方氣偏不得中和之心故香臭異  
常

辛殿撰小傳弃疾字幼安濟南人姿英偉尚氣節少  
與泰安黨懷英友善肅慎氏既有中夏誓不為金臣  
子一日與懷英登一大邱置酒曰吾友安此余將從  
此逝矣遂酌別而去既歸宋宋士夫非科舉莫進公  
笑曰此何有消青銅三百易一部時文足矣已而果

擢第孝宗曰是以三百青鳧博吾爵者乎其為授觀  
文殿修撰及議邊事主和者衆公曰昔齊桓公雪九  
世之恥春秋肆之况我與金人不同戴天讎邪今日  
之計有戰伐而已時丞相托胄當軸與公議合自是  
敗盟開邊用兵于江淮間者數年公力為居多開禧  
二年除知紹興府至陞辭復以金人危亂宜亟攻為  
言辭情慷慨義形於色繼托胄再議恢復乃以樞密  
都承旨召公於越中道以疾卒道踰稼軒居士今文  
集中壽南澗翁者蓋托胄也初公在北方時與竹溪  
嘗遊泰山之靈巖題名曰六十一上人破辛字也至  
元二十年予按部來游其石刻宛在  
聖上御極十有八年當至元十一年丙子春正月江



左平冬十二月圖書禮器並送京師勅平章太原張公兼領監事尋

詔許京官朝假觀予遂與左山商台符叩閣披閱者竟日凡得書畫二百餘幅今列于左王羲之四月帖

早字獻之三帖一洛中二佳音三北閣王羲之與謝安石評書

帖後跋云古人作字悉平生用功安有不絕出於古

今者邪義之與安石冠王謝首所爭若此况它哉蓋

帖中有云自於山谷中臨學鍾氏張芝等書二十餘

年竹葉樹皮山石板木不可知數至牋縠藤紫反復

書之佳者收採自書背記不能得而云此公何時用

功夫深不達耳

獻之都陽帖

右軍威略帖八十二字入梁唐御府至宋入蘇大簡

家崇寧癸未襄陽米芾審定真跡其圖書有秘玩手

臨智永禪師臨右軍四帖後東坡跋云辨書如聽

響切脈知其美惡則可謂必能名之者過也予觀秘

閣墨跡皆唐人硬黃臨本但得臨本皆可蓄惟鵞群

一帖但足獻之真筆熙寧五年子瞻書褚遂良臨黃

庭南唐昇元三年裝褙紙則黃硬

米芾學右軍書并論其筆法後一幅亦學右軍書退

之詩俗書趨姿媚此公不為石鼓發想亦見此等物

耳獻之草浴神賦紙極殘缺向明視背萬碗縱橫

謝安東山帖  
右軍快晴帖米襄陽臨本



蘭亭五言帖后跋云唐虞世南臨本  
晉王恬帖三十字

晉王敦帖作草聖書皆晉史中語  
獻之書洛神賦后有梁普光間題跋云唐人臨本不  
名何人

獻之書陸士衡文賦

鍾太傅墨蹟議事表後錢惟演范光夫薛祖道題錢  
文僖公題尚父嘗寶此帖尚父謂忠懿王鏐也

唐人書

唐太宗二帖一兩行十字若珠還合浦劍入延平泰  
和二年三月司封員外郎柳公權記  
唐玄宗賜道士李涵光勅

李陽冰墨跡篆侍御帖上有李後主合同印

李陽冰篆二十六字后有韋處厚李商隱題商隱字  
體絕類黃庭經時開成三年也

高閑上人說得韓序帖後有韓琦劉敞富弼

歐陽修宋敏求題云此卷蠟帝書非摹本也歐云如  
此韓公稱寶錄云書係顛草

歐陽率更帖二臨本度尚帖襄陽寶定珎迹秘玩  
智永禪師春兩帖 真草千文墨跡

唐相李揆連句帖後跋云筆勢似李北海

李北海毒熱帖臨本李邕手簡後題觀者黃魯直張  
浮休邵齋王詵張舜民等凡六十九人  
僧高閑觀張旭顛逸帖



唐史惟則墨跡篆隸韻系小篆體例修狹后張浮休  
李公麟跋

李太白醉歸墨迹後自題云吾頭憎試書此不能  
自辨賀生為我讀之汝年少眼明上有四世三公之印  
懷素草千文草聖游京師帖論草字帖自叙帖布帘  
帖上林花發帖

唐高宗已下諸帝墨跡手詔

李北海休帖

白少傅墨跡六倡子

唐元和大理評事吳通微行書千文

唐人草北山移文垂拱二年寫貞元甲戌陸贄觀筆

法似是孫過庭

### 唐僧亞栖書

吳彩鸞龍鱗禡韻後柳懸誠題云吳彩鸞世傳謫仙  
也一夕書廣韻一部即鸞於市人不測其意稔聞此  
說罕見其書數載勤求方獲斯本觀其神全氣古筆  
力道勁出於自然非古今學人可及也時泰和九年  
九月十五日題其制共五十四葉鱗次相積皆白紙  
縫天寶八年製

懷素洛中帖近於洛中得王右丞苔磯靜釣水閣閑  
碁一畫其林野之思物景之清不覺身在其間信精  
筆感人如此

李白墨跡送賀八歸越詩

顏書



與兄常山太守書乞米帖與宗室李太保勉  
奉辭帖與盧八倉公快雪晴時帖二十八字

與李太保狀后有唐陳銓印誌祭濠州文  
孫過庭墨跡草書譜過庭字處禮陳留人高宗垂拱  
二年書徽宗書譜云孫草書皆逼羲獻妙於用筆雋  
拔剛斷出於天材非積習所可至

孫思邈書計二十一字

坡書

洗玉池銘壁窠真書瘦勁

神奎閣碑墨跡 上清儲祥宮碑墨跡然後書老泉

撰商左山云蓋避黨禍故改云

東坡醉書盧仝詩為團練使書

東坡觀世音贊靖康元年五月書蓋公歿前二月絕  
筆書也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九十四 同日午後校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九十五

玉堂嘉話卷之三

楊凝式小字詩字虛白五代時人號希維居士又云  
關西老人癸巳人

心印帖李老君枕中經招客同飲帖皆唐人書韓魏  
公書杜少陵畫鵲詩壁窠大字墨跡山谷書

繼月帖云繼月學書未知其要處東坡先生云大字  
難於結密而無間小字難于寬綽而有餘又云學書

時臨摹可得形似大要多取古書細看令入神乃到  
妙處惟用心不雜乃是入神要格

山谷為甥張大同書摩科大字一卷中云涪翁自黔  
南遷于熨道二年矣寓舍在城南居兒村側蓬藿柱



字魁魁同迺然頗為諸少年以文章翰墨見強尚有中州時舉子習氣未除耳至于風日晴暎策杖蹇蹶雍容林立之下清江白石之間老子於諸公亦有一日之長時涪翁年五十六病足不能拜心腹中蒂芥如懷瓦石未知後日復能作如此字否其筆勢縱橫意韻瀟散絕類瘞鶴銘書少陵畫鶴等詩

山谷練湖夜雨草聖瘦藤草聖十三篇辛未人日書皆公詩也草聖贈元亮姪兩首草書廉頗傳書韓非子十六篇後跋云姪授方里來求書法此不急務也以萬里來故不能已山谷書一十幅內此君軒詩摩科大字體極瘦勁又起草墓銘一草聖詩三首書王摩詰詩

山谷書一十幅內草聖一為李華重試南豐鄭熙棗核筆崇寧四年南樓書蓋公絕筆也

達觀臺詩草聖六言詩內行書五首皆摩詰王建王介甫東坡詩后自云老眼昏花書不能佳如醜婦昏鏡中梳粧似亦妍耳

蘇才翁草聖少陵二首

蘇氏寶章東坡黃門邁遲等帖遲即穎濱子也

遠涉帖子二十年前觀于大名魏氏家未敢必為孔明書及入秘監見宣和書譜乃知宋御府所收為武侯書明矣

米書

黃龍寺碑宋相張商英撰襄陽書一十幅內兩卷佳



蔡襄元祐續帖凡九帖帖、筆法不同  
 宋少卿弘道說嘗見李德新所藏碑本云書學之傳  
 蔡邕得之于神人邕傳女文姬文姬傳鍾繇、傳衛  
 夫人夫人傳羲之羲之傳獻之獻之傳羊欣、傳蕭  
 子雲子雲傳王僧虔僧虔傳智永智永傳智果智果  
 傳虞世南世南傳歐陽詢、傳張長史長史傳顏魯公  
 古今畫

閻立本畫古帝王一十四人

漢文昭帝 光武皇帝

魏文帝丕

蜀昭烈皇帝

吳孫權

晉武帝炎

陳宣帝

陳文帝

陳廢帝

後主叔寶

陳文帝

周武帝宇文邕

隋文帝

煬帝

前宋楊褒家藏後入秘閣富

弼韓琦題識其後但文昭帝有解云漢文廟樂曰昭  
 德故曰昭文帝又云偽蜀李壽曾立號曰漢興廟謚  
 曰昭文此文昭又恐非也十四帝除漢文陳宣廢帝  
 後主煬帝餘皆袞冕若五方帝之儀其曹丕司馬炎  
 宇文邕容色皆嚴毅可畏其宇文邕髯模糊滿頰兩  
 顴上亦有長鬚下垂晉顧愷之青牛道士圖道士即  
封君達  
 畫洛神賦後有梁晉光問題跋臨本

吳道子護法善神

閻立本阮孚蠲履圖老子出關圖老子西昇經下虞

世南楷書各段事跡

王維山水圖輞川圖驪山圖

韓幹出水馬



李昭訓崆峒山圖 李昭道避暑宮圖 戴松牛

李將軍鵲 唐人翦鬃馬 貫休竹 韓幹正面馬

韋偃羣衛圖 後收 唐人化行大竺 荆浩江村早行

韓幹四馬圖 大解衣下水 李昇水墨滕王閣圖合幅上畫人

物宴集甚盛 張萱界畫宮閣侍女圖及醉女圖 內有以紫色粉塗面者

韓幹三花御馬真 張萱親國夫人夜遊圖 小李將

軍翠微宮圖合幅一幅畫騎者十四人步者二一幅

騎者十九人牧馬者十四人

唐將軍霸獵騎圖人物結束類開元初羽林守捉衣

雜色綿袍裹方平巾帶長刃兩鞭箭左手握弧右抽

矢于房驂騮馬豹韉紅錦襪曾鞅同勒有鑲朱絲條

鞞馬迅疾殆逐獸然筆畫勁硬如鐵屈者御題神品

上上

宋諸帝御容自宣祖至度宗凡十二帝內懷懿皇后

李氏用紫色粉自眉已下作兩方葉塗其面類直鼻

梁上下露真色一線若紫紗幕者後見古今注魏文

帝宮人有巧笑者以如錦絲作紫粉塗拂其面

宋郊天儀仗圖 衮冕圖 車輅圖

易元吉獐猿 蓼花草虫 楊韭象

黃筌猿 李伯時水墨馬 羣馬圖

丘慶餘花禽 鍾隱雙禽圖 黃筌碎金圖

崔白梅竹寒雀 李公年桃溪春色 艾宣竹鶴

胡瓌馬騎契丹人 凡畫毛尾取狼毫疏渲



張戡馱馬圖 崔穀江島 李伯時着色馬

郭忠恕避暑宮作界畫 黃居寀鹿

艾宣雞冠黃葵 杜鵑花圖 崔白秋塘戲鴨

郭忠恕界畫着色宮閣圖

李伯時着色夜遊宮圖 嬪十人奄四人皆騎

徽宗臨張萱宮騎圖 李伯時淵明圖

李伯時蓮社圖 趙大年小景 郭忠恕飛仙圖

郭熙秋山圖

因念人與事機會合皆有數存其間九年春子一夕  
夢謁平章公於府第之東堂酒數行發書一櫃示予  
皆粉圖繪本金文玉牒今觀中秘所有璀璨溢目與  
夢中所見畧同吁亦異哉傳曰嗜慾將至有開必先

信哉斯言也作書畫目錄序

王晉卿烟江疊嶂圖并和坡詩

李伯時畫明皇乘三鬃赤驃後跋云昔李將軍思訓

畫明皇擁嬪御數十騎摘瓜伯時仍為山路小橋

至元元年与翟慶正觀又觀東坡與蒲資政傳正書

并覓柿霜無核棗四帖有張行簡董師中元遺山

跋語

僧博古坐龍至元元年宣慰張順齋為春早于范大

師觀迎此龍于巖東平北宅每早張是圖輒雨此日

亦然龍蒼駝躡坐火雲中項與鱗甲間皆有綠髮世

所畫皆蠅蚓耳宣和題妙品

趙邈搨墨席至兩目夾鏡睛隨人轉同史左丞



觀于田尚書和卿家已上二畫皆有詩大意古人欲以一藝名世者必精思入神極古今之變而後已故能洞達天機氣隨物在至觀之者亦有感格相應之理如摩詰苔磯靜釣水閣閉棊今人不覺身在其間傳古龍出兩應氣來喫墨席晴逐人轉鄰姬顰感馬踐家具之變此長沙云精筆感人有如此者蓋非虛談也秋澗老人題

丁丑秋奉御脫烈傳

旨本院定撰順德資戒碑及普門塔碑銘

鹿菴曰老夫作資戒文乃令不肖撰塔銘惴謝不敏

先生曰但作吾深意存焉及畢聞奏頗稱

旨今日乃悟先生其誘掖成就後生如此

陳希夷嘗有詩云我見世人忙箇忙如火忙者不為身為身忙却可

商左山顏平原中興頌蓋變玉筋大篆為真楷耳

劉房山嘗說海陵欲南征先以十八人服御與上一

同私行抵淮上以覘虛實號曰黑護衛前次相下宿

南郭送旅張燈置酒聞有新進失職劉其姓者先在

邸中召與飲劉素善謳能詩即以歌侑觴辭氣忼慨

禮貌甚恭上喜甚遂詢其所以至此之意而嘿識之

黎明劉復將酒餞謝上既東以手扎付劉曰府尹我

親知也可用此投獻取錢幾千緡劉依命謁府尹疑

通刺久不報見左右邊遽具儀物授旨方悟疇昔為

海陵不及還宮即特旨起復劉為京朝官後從南狩



同歿江上

至元十五年戊寅正月甲寅乙酉朔同李侍講德新應奉李謙陪百官就位望拜

行在所凡七拜其侍儀司先一日于端門兩闕間灰界方所以板書百官號隨各司依品秩作等列班定以次入宮行禮畢由左掖門出風埃大作所謂出門塵漲如黃霧始覺身從天上歸曾有口號一絕隔夜端門分板位平明簪笏列駕行紫雲低覆千官入潤作金爐百和香

讀韓文孔幾墓銘孔世三十八字音作蘇合反王承旨慶八秩詩西菴云人材落自天成千佛經中第一名已今貳膳常珍進但入朝行以杖行商左山云

藥裹封災隨臆去酒杯稱壽逐年新胡紫山云堅辭不允老而傳几杖恩光又十年勇折桓文匡故弊力扶周孔上經筵又云塞破乾坤享重名玉堂東觀又尊榮香山如礪瀘溝帶才與斯文作主盟

宋人畫瓊花園花蕊團作九葉如聚八仙花楊州人說近歲其花已枯朽矣

米元暉所藏古端研其背刻云此硯色青紫而潤下岩石也先公得于山谷若文室中磨李庭珪墨試諸

葛氏筆世間真有楊州雀也後題曰元暉山谷云虎兒筆力能扛鼎好着元暉繼阿章米因以字之亦義之獻之例也

祠堯舜禹于所都唐開元五年為始從褚無量請也



見無量傳

王黃華稱香品有蟠螭小月夜窓幽几之辭公壽止五十三官至承務郎翰林修撰

黃華論汴河前宋以洛河入汴為京西漕路其後黃河臥南洛水舊道斷絕今汴河名存其實止是京索須三水自滎澤南入汴河故道行流

徽宗臨張萱宮騎圖其侍從有挈金驍駝者蓋唐制宮人用金駝貯酒三龜歲香

趙同簽說高麗東北有第五頭城其地有五城此蓋從南第一城也

宋克溫說今陰山古金山也古于闐今日幹端古烏孫今幹落絲潮海析海薛良河今悉連哥回鶻今外

五回紇今回回不谷寒毗伽可汗身毒即都吐蕃上

波柘枝舞本柘拔舞金人以名不佳改之

屈原湘中廟題曰清烈公

唐車服志帶鉞尾取順下之義魚袋取其清潔魚目不瞑勤而不懈也

契丹以其國產鑛鐵乃為國號故女真稱金以勝之或謂以水生金非也高麗蓋州蓋葛牟城也明昌初

易名曰辰州鹿菴云

有旨講究光祿寺職掌寺與卿漢官也應劭曰光

明祿爵勛功也言光祿典即謂者虎賁羽林舉不失德賞不失勞故曰光祿勛即中令秦始皇置掌宮殿門

戶及諸郎在殿中之侍衛者故曰郎中令漢因之不



改北齊隋唐止掌者膳許左丞作新定官制圖大抵以唐為則品從略與金同

杭州畫工潘氏寫真其法不用朽先草直以筆寫又不粉背言形似易容色難

晦菴云周之肅拜今之長揖也

唐檢校名蓋正官上加官

沅州安撫使郭彥高大名人說廣中風土其地皆山

如水之波浪然蓋古盤瓠國在夜郎西南數百里與

大理東境相接郭有詩地連兩廣多蛇窟水隔三湘

絕雁書

丁丑歲二月初黃河自陂州靈寶清澄至河南府或

云自潼關至三門集津王子年拾遺丹邱千年一燒

黃河千年一清又曰聖人生鹿菴曾命擬中省賀表

正月上旬歌括甲子風災丙子旱戊子蝗虫庚子叛

唯有壬子最豐穰正月上旬子細看竇先生云近歲

頗有應驗故錄

馮渭金詔赦錄序有云灞陵森栢荒涼白露之中明

惠寢園寂寞蒼梧之遠又云荏苒十霜竟推一戰指

也

東坡我有帖云外郡雖儻俗然每日唯早衙一時辰

許紛餘蕭然皆我有也內慰字不挑心寫宋人蕭

山則題云今專官橫將肆咆哮于庭太守色羞對吏

民豈復有畫戟清香意象耶然坡非置公事不問時

平事少耳為穎州時久雪一夕不寐欲造炊餅救飢



人又發義倉數千石作院炭數萬稱酒務柴數十萬稱濟之未必常蕭然也所謂皆我有者特不以外物之有累我內樂之有而已惟以逸處心以勞處事是之為能官

太常少卿宋弘道以先農蟠向來致遠李應奉受益攜毛詩青蠅至甫田諸圖請跋其後有云觀其禽魚草木車服籩豆之盛而徑國備物之制令人想見三代忠厚氣象如在其間親承其事孰謂丹青形似起予至于斯耶

減江南冗員

詔草

諭江淮軍民人等夫張官置吏本以為民非擾民也朕自混一江淮于今五年憂卹元元之心不遑夙夜

期於撫定安集以承上天全付所覆之意比聞陳奏不圖設立之際官冗人濫重致煩擾念之憫然因副朕志今者上自行省宣慰司下及總府州縣等官酌量輕重去處其一切冗濫凡有擾于民者盡行革去爾其各安恒業永底爾生既清舊染之風共樂惟新之治其有作姦犯科似前不應者已勅行御史臺糾察中書省究治外咨爾黎庶體予至懷

誠諭官吏

詔草

朕自統一南北已來設置群官小大畢備俾上下承宣慰安元而已近緣冗濫省併一新自爾厥後各慎攸司以興滯補弊為心以便國益民為事務施實惠毋尚虛文夙夜在公尚期予治若有狃習故常貪



殘蠹害者國有常刑朕其敢赦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唐申王六馬圖一曰奔虹赤二曰飛霞赭三曰騰霜白四曰凝露駉五曰決波騶六曰發電烏內奔紅赤與決波騶縮結其尾絡首皆筆銜皆有鑣捧籠者服色皆以朱砂紅石綠粧紫蘇門郭氏家藏

西溪折檻銘直言骨鯁天威雷霆非賴此檻資芥曷勝檻既折矣從修不修佞臣見之面覩心羞檻謂直臣可無結舌爾氣不撓吾寧憚折世多張禹代無朱雲直檻橫檻整而陳噫

徐子方蘭瓶詩一竅鬼工開混沌八蚕神繭隨扶桑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九十五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九十六  
玉堂嘉話卷之四

穀梁子曰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獨地也陰也天也三者合然後生

天極謂南北極天之樞紐常不動處譬則車之軸也河圖言崑崙者地之中也下有八柱互相牽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素問曰天不足西北地不滿東南注云中原地形西北高東南下今百川滿湊東之滄海則東西南北高下可知或問邵子曰天何依乎曰依乎地何附曰附乎天地何所依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但天之形圓如彈丸朝夜運轉其南北兩端後高前下乃其樞



軸不動之處其運轉者亦無形質但如勁風旋之當  
晝則自左旋而向右向夕則自前降而歸後當夜則  
自右轉而後左將旦則自後升而趨前旋轉無窮升  
降不息是為天體而實非有體也地則氣之查滓聚  
成形質者但以其束于勁風旋轉之中故得以兀然  
浮空甚久而不墜耳黃帝問于岐伯曰地有憑乎岐  
伯曰大氣舉之亦謂此也曰九重則自地之外氣之  
旋轉益遠益大益清剛究陽之數而至于九則極清  
極剛則無復有涯矣豈有管度而造化之者先以幹  
維繫于一處而後以軸加之以柱承之而後天地乃  
定位矣

鹿菴先生江南平告天地文伏以時逢喪亂嶽瀆分

疆運屬休明乾坤一統睭靖康之餘孽據江表以偷  
生依阻山谿動搖戈甲不修歲幣久虧事大之儀留  
止行人永絕親鄰之好既興師而問罪即列陣而長  
驅戈船浮鄂渚之波鐵馬渡松關之險方知力屈始  
悔前非遂奉表以求哀願納地而入覲宋主某已于  
某月日來至闕下其江南郡縣人民已委官撫治了  
當是皆上帝垂祐靈祇降祥欲康功普被于黔黎故  
盛事施及于冲眇尚祈昭監永錫休嘉

告太廟文伏以踐祚守文雖奉已成之業繼志述事  
敢忘未集之勳眷靖康亡滅之餘擅吳會膏腴之壤  
依憑江險壅隔皇風累興問罪之師猶守執迷之意  
逮戈船飛渡列戍土崩始悟前非方圖改過遂稱臣



而奉表願納地以歸朝宋主某已于某月日來至關下其江南郡縣人民已委官撫治了當朔雪炎風盡書軌混同之地高孫夏裔皆烝嘗助祭之臣顧冲眇以何功實祖宗之餘蔭尚祈昭監永錫休嘉

瀛國公制辭

時逢屯否岳瀆分疆運值休明乾坤一統眷靖康之餘裔擅吳會之奧區遠隔華風久睽鄰好我國家誕膺景命奄有多方炎風朔雪之鄉盡修職貢若木虞淵之地靡不來庭罄六合以混同豈一方而獨異用慰後蘇之望爰興問罪之師戈船飛渡而天塹無憑鐵馬長驅而松關失險宋主趙某乃能察人心之向背識天道之推移正大奸誤國之誅斥群小浮海之

議決謀宮禁送款軍門奉章奏以祈哀率親族而入覲是用昭示大信度越彛章位諸台輔之尊爵以上公之貴可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司徒瀛國公主者施行

涼威肅酒與甘張沙是燉煌瓜晉昌徒單侍講括

至元六年行用元寶鈔止七十餘萬錠予時為御史曾照刷提舉司文按故知

至元七年天下軍民并析居總一百三十二萬戶天干地支天有五陰五陽為十幹地有六柔六剛為十二支

九州地畝數後漢郡國志注九州之地凡二千四百三十萬八千二十四頃定墾者九百二十萬八千二



十四頃不墾者一千五百萬二千頃

哲宗孟后元祐七年太皇太后以六禮儀制聘入宮

奉迎使

發策使

告期使

納成使

納吉使

納采使

皆以僕射左右丞攝太尉使

六帖說白樂天作類書名六帖通典選舉門載唐制

開元中行課試之法帖經者所以習經掩其兩端中

間微開一行裁紙為帖凡帖三字隨時增損可否不

一或得四得五得六者為通此六帖之名所從起也

六帖云者取中帖之數以名其書期于必中選也

鹿菴命擬復立按察司手詔以一身之微惟萬事之

統不遑夙夜常切憂勤顧七道之提刑擴六條而從

事近因省草偶值停閑然非違稽緩之愆縱令弗問

恐伺便請張之者為害滋深仍轉側以詳思非監臨

而罔益據所在按察司照依已降條畫依舊設立施

行於戲鷹隼當搏擊之任不欲護恐為反傷琴瑟既

更張之餘識大體乃為稱職

樂天每作歌詩成須令其家老嫗聽讀能通解其音

意辭為之定體此無他不過通俗近人情而已特表

而出之且為艱澁無謂之戒

正大七年亳州節度使趙庭玉詔別有擢用其子贄

時為省知除掾既定省公問以名之意贄曰以謙

疑故特回避既而公拜禮部尚書贄入賀

子嬰年見神川劉先生三蘇文讀不去手因問于先



大夫曰古人有言蘇文熟啖羊肉蘇文生啜菜羹豈此之謂也

宋未下時江南謠云江南若破百雁來過當時莫喻其意及宋亡蓋知指丞相百額也夫熒惑之精下散而為童謠不尔何先事如此

宋真宗東封并中圖嶽頂有五色雲山下環衛以甲

馬

金道陵元會圖及郊天儀仗圖郊天圖丘圖曾聞某

官說當時掌禮者房千里中外幾用人三萬未知方澤制度与此何若

唐張說家藏明皇開元初東封圖

有說

宋范石湖攬轡錄記興陵見宋使儀衛戊子早入見

循東西御廊北行廊幾二百間廊分三節每節一門將至宮城廊即東轉又百許間其西亦然亦有三出門中馳道甚濶兩傍有溝上植柳廊脊皆以青琉璃瓦覆宮闕門戶即純用之北即端門十一間曰應天之門下開五門兩掖有樓如左右昇龍之制東西兩角樓端門內有左右翔龍門日華月華門前殿曰大安殿使人自左掖門入北循大安殿東廊入敷德門東北行直東有殿宇門曰東宮直北面南列三門中曰書英是故壽康殿母后所居西曰會通門自會通北入承明門又北則昭慶門東則集禧門尚書省在門外東西則左右嘉會門二有樓即大安殿後門之後至幕次黑布拂廬待班有頃入宣明門即常朝後



殿門也。門內庭中列衛士二百許人，貼金雙鳳幟頭，團花紅錦衫，散手立。入仁政隔門，至仁政殿下，團鳳大花檀可半庭。殿兩傍有朵殿，朵殿上兩高樓，曰東西上閣門。兩廊悉有簾幕，中有甲士，東西御廊循簷各列甲士。東立者紅茸甲，金纏竿槍，黃旗，畫青龍；西立者碧茸甲，金纏竿槍，白旗，畫黃龍。至殿下，皆然。惟立于門下者，皂袍持弓矢。殿兩階雜列儀物，幢節之屬，如道家醮壇威儀之類。使人由殿下東行，上東階，却轉南，由露臺北行，入殿闕之欄子。金主幟頭，謂紅袍玉帶，坐七寶榻，皆有龍水大屏風，四壁繡幕，皆紅綉龍拱斗，皆有綉衣。兩楹間各有大出香，金獅蠻地鋪禮佛毯，可一殿。兩傍玉帶金魚，或金帶者，十四五。

人相對列立，遙望前後殿屋，崛起甚多。制度不經，工巧無遺力。煬王亮始營此都，規摹出于孔彥舟。役民夫八十萬，兵夫四十萬，作治數年，死者不可勝計。和宋書：皇天眷命大蒙古國。

皇帝致書于南宋皇帝，爰自平金之後，蜀漢荆揚挈兵幾三十年，交聘非一，卒無成約。比者川蜀擣虛，荆湖批亢，生靈有塗炭之苦，戰士有暴露之勞，朕甚憫焉。是以即位之始，首議寢兵，用示同仁，以彰兼愛。期于休息元馬，天下共享有生之樂而已。且南交廣而西巴蜀，北長江而東滄海，分兵守險，彼所恃以為國者也。今戰艦萬艘，既渡江以扼海；鐵騎千群，復踰廣而出蜀。四塞無結草之禦，六軍有破竹之威。人所



共知不必徧舉于此時也非不能倚角長驅水陸並  
進秋風虎旅指揮看浙江之潮春露鱸杯談笑挹吳  
山之翠蓋以佳兵不祥素所不喜守位以仁今之本  
心又既靖康南北釁端初無盤錯大故非如女直西  
夏惡積仇深而不可解者也往者彼已勝負之事往  
來曲直之辭各有攸當置而勿論自今作始咸取一  
新故先之以信使申之以忱辭告寶位之初登明朕  
心之已定唯親王上宰能報聘之一來則保國樂天  
必仁智之兩得苟盡事大之禮自有歲寒之盟若乃  
憂大位之難繼慮詭道之多方坐令失國自甘絕棄  
則請修浚城池增益戈甲以待秣馬厲兵會當大舉  
論天時則炎瘴一無畏憚論地險則江海皆所習知

必也窮兵極討一決存亡而後已力之所至天其識  
之禍自彼挑此無可憚在我者至誠可保在彼者聽  
所擇焉母循前例止作虛文時薦清和善綏福履不  
宣白庚申年四月七日開平府行  
李翰林欽此一日與杜仲良在茶肆中有司召公甚  
急公曰無他多是要撰文字渠留此勿去少當即來  
已而累至曰為戒諭百官草詔適當筆者應奉程天  
翼程初入供職有狎不易稱者公遂立草五百餘字  
允協事宜甚稱上意其辭曰朕新即大位肇親萬机  
國事實為未明政統猶懼多闕尚賴爾文武多士內  
外庶寮上下同心始終戮力以副遺大投艱之託共  
成興滯補廢之功然而養資考者每務于因循嗜閑



逸者或託于疾病因之積弊習以成風事至于斯朕將何賴蓋嘗深唯百姓勤勞之意尚能不忘累聖涵養之仁服田力穡而以給祖庸輓粟飛芻而不憚征繕况尔等世膺高爵身享厚恩夫有國乃可以有家而為臣亦猶為子未有國不安而家可保必須臣竭力而君以寧加之事屬方殷時丁多故舊疆待乎恢復強敵期于削平正當經營之秋難行姑息之政朕既夙宵軫念庶幾弘業以昭功尔其朝夕在公豈宜玩歲而愒日夫湯刑以儆具位周典以正百官茲出詔言以為明訓掌刑者有法可奉毋使有冤抑之情典選者有格可循毋妄求疏駁之節錢穀當審知取予毋吝予出納之間臺諫當指陳是非毋涉于細碎

之事司農以敦本察吏不可苟且而曠職司牧民以扶弱抑強不可聚斂而營私計至于大而分閫小而掌兵固當志殄寇讐日闢土宇受朝廷之託必思報國念功臣之後常恐辱先又豈可平居或冒于糗糧臨事或生于畏惧視郡縣之官妄分于彼此役部位之卒不計于公私凡有我官所當共戒其敬遵于邦憲務恪慎于官箴享富貴于當年垂功名于身後且賞罰期于信必而功罪貴乎正明茲誠前代之良規亦我祖宗之已事今當仰法要在決行於戲任賢使能周室果聞于興復綜名核實漢家遂至于肅清公勤者賞不敢私弛慢者刑茲無赦各勤尔職明聽朕言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賜國用安鐵券文

皇帝若曰咨尔内族英烈戡難保節忠臣儀同三司都元帥兼平章政事完顏用安大邦維屏古有格言王府歲勛賞存舊典卿台階孕秀海岳儲靈天賦忠貞性資明敏初為兒戲營壘已成長學神机風雲暗曉方將提挈義旅勤勞王家服金革以不辭冒矢石而有勇頃遭逢于多壘偶陷沒于他邦而能臨事見机去偽從正變疾風雨謀先鬼神一舉而患難殄殲不時而州縣皆復聽聞如此嘆矚久之朕方搃攬英雄興建功業體天地含弘之德厚君臣終始之恩昨尔以諸王之封罷尔以上公之位氏族已書于玉牒勛業復紀于太常同三司之威儀建大將之旗

鼓盖欲宥及于十世何嫌息積于一門泰山黃河永及尔裔皇天后土實聞斯言肆申白馬之盟庸示丹書之約嗚呼謂予不信鑒詩人皦日之辭弗与同心如文公白水之誓尚奉非常之渥以保無疆之體此是左丞李實之子介然所作時為翰林修撰鹿庵云世称米南宮者言礼部也自唐已來見称或云指太常也米芾嘗為太常官

宋高宗善書學擇諸王命史弥遠教之視可者以繼統孝宗其一也高宗因出祕府蘭亭使之各書五百本以試其能孝宗不旬日臨七百本以進司馬公注古文孝經首章作仲尼閑居曾子侍坐廣揚名篇于故治可移于官後有閨門之內具禮矣乎



嚴父嚴兄之辭

續夷堅志載廣府某官苦蛇毒取雄黃貯紗囊中掛四壁間既而承塵上日流黑汁視之有巨蛇一衆蛇十數皆腐潰而死自是府舍清安絕無毒物蟠蟄鹿菴云青詞主意不過謝罪禳災保佑平安而已宋史王安石傳論安石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雖少正郊言偽而辯行僻而堅王莽以六經文姦言不是過也

東坡論浩然之氣在身為氣見于行事為節合而言之為道故剛而不餒歐陽公云韓愈不獲用于世修用于世而不盡青陽夢炎說春秋書春王正月本無深意周雖建子

其紀年實用夏正觀豳國風為可見矣只為左氏書周正月故後人說謂以夏時冠周月又謂公穀雖迂遠義理最明左氏尚文辭却差了義理

許魯齋說班固作古今人表分九等恐昔人心術行事不易知也如孔子稱四科言語宰我子貢至哀公問社食稻衣錦曰安皆為失對稱管仲之器小哉而曰如其仁如其仁伊尹謂不以堯舜之道事君治民是賊君民也而佐湯伐桀其前後不同如此又云聞獲玉山賊首害陳宣慰祐者斬揚州市子即曰若陳為善之心不宜罹此今若是命也如果得其賊天理為不泯矣魯齋為肯首

柳文五就桀贊序云伊尹聖人也不夏商乎心心乎



生民而已曰孰能由吾言由吾言為堯舜而吾生人  
堯舜人矣退而思曰湯誠仁其功遲桀誠不仁朝吾  
從而暮及于天下可也于是就桀至于率不可乃相  
湯伐桀俾湯為堯舜而人為堯舜之人吾所以見伊  
尹急生人之大

唐會要貞觀十四年陝州刺史房仁裕奏臣所管界  
內正月九日河變清者首尾三百餘里京房云河水  
清天下平宋少卿云所清處天地之氣上下澄澈故  
清亦如霜降水潦收而清也弘道又說文與可送東  
坡通判杭州詩云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  
詩坡初以為常及遭事乃知與可為知幾  
相如傳云倒景者謂人在天上下視日月故曰倒景

課稅所立于

合罕皇帝即位之元年

諺云平生避車不逮一舍

李受益說宋人文廟位次列子思于孟子上

德州城壁漸高深城門內起直城前障掩蔽內外左  
右慢道其尾相屬俗傳云皆顏魯公制也

宋校正禮部韻說廿字本音入今人作二十字用

卅字本音釵字今人亦作三十字用

近杭州遺火燒五萬餘家延及御史臺少府監燼焉  
至秘書監救得免有人作賦一聯云公道不行臺遂  
焚于御史斯文未喪省僅存于祕書

觀顏魯公忠義堂等帖偶悟公書勁而潤蓋筆善轉



而韻勝故也

何叅政繼先說大名宣撫司叅議烏古論貞區處事  
机甚有決斷時奉

朝旨死囚呈省待報其餘邊關雜犯皆從便處決時  
圍李壇于濟南人心中外不安烏議一切重刑欲皆  
戮之使由子明已下皆以違制不從烏與左丞濶子  
清謀曰壇賊未下魏為西鄰不便宜從事無以震讐  
衆庶竟戮之市人稱臨事知權變云貞字正卿小字  
四和前朝近侍局大使

晦翁明道論性說  
生之謂性正生之謂也  
天之付與萬物者謂之命物之稟受于天者謂之性

然天命流行必二氣五行交感凝聚然後能生物也  
性命形而上者也氣則形而下者也形而上者一理  
混然無有不善形而下者則紛紜雜糅善惡有所分  
矣故人物既生則即此所稟以生之氣而天命之性  
存焉此程子所以發明告子生之說而以性即氣  
即性者言之也

皆水也且各自出  
此又以水之清濁譬之水之清者性之善也流至海  
而不汙者氣稟清明自幼而善聖人性之而全其天  
者也流未遠而已濁者氣稟偏駁之甚自幼而惡者  
也流既遠而方濁者長而見異物而遷焉失其赤  
子之心者也濁有多少氣之昏明純駁有淺深不可



以濁者不為水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然則人雖為氣所昏流于不善而性未嘗不在其中故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惟能學以勝氣則知此性渾然初未嘗壞所謂元初水也東坡云昔之為性論者孟子以為善而荀子以為惡揚子以為善惡混而韓愈氏又取夫三子之說而折之以孔子之論離性以為三品曰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移言孔子之所謂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移者是論其材也而至于言性則未嘗斷其善惡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而已

晦菴象刑說周穆王五刑皆贖復舜之舊不察舜之贖初不上及五刑而穆王之法亦必疑而後贖穆王之

之事以予料之殆必由其巡游無度財匱民勞至其末年無可為計乃特為此一切權宜之術以自豐而又託以輕刑之說以違道以干譽耳

觀蜀工孫知微人樣渡海觀音像足前有謂小百花者蓋作一天青荷葉上布散諸天花故云又觀馬雲卿臨吳道子轉山北斗圖凡七人中有被甲者又觀周宣王宣榭敦考其款文至至元戊寅二千年矣

顏魯公書出師表後題乾元年戊戌歲蒲州刺史顏真卿奉勅書予以謂雖顏氏童僕尚不至此恐是世俗好事者為之

盧摯說嘗聞諸先輩漢去三代最近高祖有為之主不能草去秦弊復井田封建之制最何之可責因此



與論作文當于易中求難。中求易相鑑之作當以  
蕭何為首。一日左丞姚公謂余不若自臯夔始而下  
自無首尾為間。余詳思處變之極反經而不失其正  
者莫伊周為大。故自阿衡為首。  
宋賓客云。河水清。河陰精。本濁而反清。不惟異常亦  
水氣之極盛也。

李受益云。祖宗次序自曾祖已上為五代祖增而上  
之也。

鹿菴云。今之聲韻始自沈約。反說今禮部韻如十灰  
十三元音殊不協。何以知其自約始。以文選前聲韻  
不謹嚴乃知。  
鎮國寺柏上生芝。

中宮有昔。令院官究其祥以進。因與李受益具事實  
如左。論衡云。芝生于土。土氣和故芝草生。古瑞命記  
王者慈仁則芝草生。瑞應圖。王者敬事耆老不失故  
舊。則芝草生。酉陽雜俎云。屋柱木生芝。黃者為喜。陶  
隱居云。今世用芝。此是樹木枝上所生。狀如木樗。音軟  
抱朴子云。木芝者生于栢脂。名曰木威。喜夜視有光。  
本草經云。霍山生赤芝。名曰丹芝。常山生黑芝。曰天  
芝。泰山生青芝。曰龍芝。華山生白芝。曰玉芝。嵩山生  
黃芝。曰金芝。唐公遠靈芝經曰。芝木之精也。芝四季  
皆生。名曰春精。夏精。秋精。冬精。又曰青芝一枝。應木  
酒也。宋敏求春明宮退朝錄。唐禮部郎中知省中詞  
翰為南宮舍人。百日後必知制誥。又載初學記。唐玄



宗為諸王從學時命徐堅定撰雖名初學終身觀之可也

雪菴李禪師與余觀柳懸誠書何進洎碑李云柳書法度最備予曰然懸誠書令人易厭不若魯公筆法愈觀而意無窮也柳窘于法度取媚于一時中枯而無物顏意無窮蓋以忠義之氣中冠之故也雪菴為肯首劉太保常云中興頌雄偉如驅之一字若干金駿馬倚邱山而立

歐陽率更三帖一姚將軍墓誌二化度寺碑三追贈隋譚國公詔時貞觀五年也化度碑李百藥文率更規模一出黃庭至奇古處乃隸書一變尔李禪師說作字有得筆意時有得布置時趙大中庸說嘗見遺

山與張緯文相譔見碑文過俞曰遺山又貨了一平天冠也

鹿菴說董奉御近贈一歛硯殊發墨且增其色

馬雲漢說太庚麥無芒圓大謂之和尚麥

後宋宰相韓侂胄嘗改諸州後園蓮沼為放生池詞臣高文虎作記有云鳥獸魚鱉咸若湯王所以基商後高作主司出硬題困舉子一科生以高用事悞作一小詞嘲云高文虎誇伶俐萬苦千辛作箇放生池記從頭無一字說及朝廷只把侂胄歸美夏王道我不是商王鳥獸魚鱉是你

劉元城與司馬先生論玄宗初年焚珠玉于前殿時有云林之前殿蓋欲人知此好名之心也一日侈心



復回其弊有甚于此者晚年果如其言司馬公云惜乎史失其人姓名至今為恨又云人君去賢任佞譬如治病飲良藥可愈非良藥即死明知之只飲惡藥既飲惡藥非至死不已蓋玄宗暮年用相知林甫蕭松之佞用之甚久知張九齡韓休之賢退之甚速張萱畫則天朝六蕃圖其布置取則天遊上苑詩意明朝遊上苑火速報春知花須<sup>速</sup>夜發不待晚風吹及太宗朝蕃王橫軸文皇乘一花輿四近侍肩舁云閣立本筆

有詔集百官問鈔輕物重事大學士王鹿菴對云物貴則不足物賤則有餘要以節用而不妄費庶物貨可平

宋少卿弘道說葬書分五姓九星又有墓旋正式風水土丈二尺下為土龍界又丈二尺下為水龍界過此則吉又說唐太真改葬祖墓上有紫藤一株陰影甚茂既伐去藤流赤津如血不數年劉氏滅之殆盡因以徃歲改葬

先妣夫人靳氏初啟玄堂其棺蓋上露珠交布成文如所結瓔珞然甚可觀也復有二黃蝶飛出其露華移時方晞宋公云在葬書此子孫潤澤文華之兆別有記以書其詳

慶壽長老滿公曾住秦安大保寨聞土人說党竹溪未第時家甚窘至今其子為人牧猪燕城西南門曰端禮有大定末劉無黨所撰左丞唐括安禮碑有云



尹大興時迎午休吏燕雀語堂下人不知有官府之詞

康節與客遊嵩山中涂客指所憇樹問曰此何日枯  
悴先生久不對客疑焉曰非不答吾有所俟也俄一  
葉墜先生曰比吾二人還亡矣既回樹已為人伐木  
占法蓋取葉隨時刻而定其存亡者焉  
庶菴與顯軒論事顯軒曰天下事亦有不可以理察  
知者庶菴大為不然徒單公曰謂如大城南柳樹若  
不親覩如何知東西幾行大小幾株鹿菴為默然一  
座大笑  
晦菴云張良曹參二人皆學黃老子房體用兼備曹  
得其體而不得其用又云漢自武帝朝宰相但行文

書而已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九十六

燈下又校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九十七  
玉堂嘉話卷之五

燕展築南城係金海陵天德二年見蔡無可大覺寺  
碑史記不載蕭何修未央宮事此非細事馬遷漢史  
而不見書何謂

青居山古果州也

唐張嘉貞為相弟嘉祐官金吾將軍每上朝軒蓋駟  
導盈閭巷時號所居為鳴珂里  
源乾曜為相建言大臣子所求京職俊又率任外官  
非平施之道臣二息供任京官請出以補外以示自  
近始詔可又議者言執政與國同休戚不崇異典以  
責成功上乃詔中書門下共食實戶三百堂封自此



始。裴耀卿遷長安令，舊有配戶和市法人，戢苦之。裴一切責豪門，坐買豫給以直，僦欺之弊遂絕。李之儀端叔說遺教經，係徐李海書。李善尺牘，東坡所謂手簡三昧者也。三昧者，正定也。李屏山釋迦贊，蓋出王勃成道記。李但約散文而為韻語耳。其達摩讚曰：柳樾者，柝杖也。遺山新渠記有云：水至平而善利物，今以至平而為不平，不爭而為必爭，雖有萬折必東之心，終有七遇皆比之勢。佛書曰：獅子吼者，言說法與無畏也。四萬八千言大教也。嘗讀後宋布衣徐理所進律鑑書，其序云：律者

以實統虛者也。何謂虛氣與聲也？氣之在天地間，或聚或散，聲之無色無形，故氣成于管，聲成于樂。首取司馬遷法度，又說班固所作律志，全取對韻說，期于必中選也。

鹿菴先生說為學務要精熟，當鎔成汁，瀉成錠，團成塊，按成餅，彈以為作文字，尤當如是。又云：東坡草字為寫時，肘着紙上，故筆轉處多不圓。草書體貴輕筆，當持重楷書筆，貴精謹而體尚寬綽。

又說顏子壽夭不當，只去顏子身上論它，自堯舜已降，臯夔稷契周孔和氣所生者多矣。至于顏子命數偶夭，亦不足恠。譬如人家昆仲五人，有三個賢的，必有兩個不肖的。



郭若思說天之分界南至臨邑郡北至鐵勒部日去地八萬里交趾國日中人影在南

王黃華西京留守廳題名記說趙武靈王既破林胡始城雲中秦紹漢襲其名不改元魏之興也為京師馬西際大河東連上谷南阨中山北控五原廣袤千餘里規以為甸服遠遼德于晉割山前代北十有六州以賂之遼即魏之故基改位為宮闕是曰西京六典云父之姊妹其姪稱之曰女伯女叔

唐盧坦傳舊制官階勳俱三品始聽設戟後雖轉四品非貶削者戟不奪自貞元已來京師立戟者才十八家

唐陸贄傳云人君合德于天曰皇合于地曰帝合于

人曰王父天地以養人治物得其宜者曰天子皆大名也三代而上所稱象其德不敢有加焉至秦乃兼曰皇帝流及後世皆稱之君始有聖劉天元之號故人主重輕不在稱謂視其德何如尔

宋弘道說其舅劉景玄先生善記一日友人與游市取染工曆令讀數面試之一覽背誦不一字差又徒單侍講與孟解元駕之亦善誦記取新刻稼軒樂府吳子音前序一閱即誦亦一字不遺詳定官張孝純說一士人候某官疾既去遺一藁于坐視之蓋預作祭文也一日又問一病友曰且休放入待探懷無祭文相見聞者大笑

宋先生端州斧柯山石說端州石出高要縣斧柯山



山前臨大溪其絕頂匠者于此鑿石歲久乃成洞穴今已極深邃洞中常有水至春冬水涸採石中陰黑無所觀但以手捫石隨大小取之凡石理之精麗即良工往洞中且不能別至于瑕玷壘脉須出洞乃可識故有累日月而不得一佳者大抵以石中有眼者為最貴世謂之鸚鵡眼蓋石文精美如木之有節也不知者反以為石病吁可痛哉凡取石有四曰上岩下岩西坑後厯上岩之石最精下岩次之唯上岩之石乃有眼之美者皆綠黃二色相重多者自外至心凡八九重其狀皆圓以色鮮美重數而圓正者為上其大者尤為希有絕大者乃如彈丸有布列硯中或如北斗或如五星心房之形者價不減數萬其生于墨池

之外謂之高眼其內者為低眼曰高眼者以其不為墨所漬掩常可觀于前也無眼者雖資質甚美不出千錢石之品有數種其色正紫而微有青潤無芒叩之無聲此近水者也其色微紫而不深重近日視之略似有芒叩之有聲此岩壁之石二者最為發墨乃石至精者其次青紫參半或紫而近赤或青多紫少皆石之下也端人為硯凡色之不佳者須用佛桑花染漬之初亦可愛經水即如故又山有自然團子或云剖其璞而得焉謂之子石又謂石之有金線者為美此正其病也端人亦不取云唯材之大者尤為難得每購求方六七寸而亡病脉者固亦少矣比歲所貢方硯者五皆以尺為準然止于岩石之中品或眼工



人輒鑿去之恐異日復求不可必致也

太常新樂祭

祖宗于藩邸文時開邸其辭曰惟我

烈祖誕受上帝之命肇造區夏

先皇帝嗣守大業卒其伐功圖惟奉答神祐光昭前

烈而祀典闕如爰命多方旁求先王之樂八音遏逸

未潰于成今予小子肅將

天子之明命俾殿南服聞時周禮將具于我魯邦欽

命攸司是徵是舉匪攸敢私聞庶用畢我先志以對

天之休神其格思也翰林學士徐威卿先生辭

金登科記序道散而有六經六經散而有子史子史

之是非取証于六經六經之折衷必本諸道道也者

遼治之路天下之理具焉二帝三王所傳是已三代

而上道見于事業而不在于文章三代而下道寓于

文章而不純于事業故鄉舉里選取人之事業也射

策較藝取人之文章也兩漢以經術取士六朝以薦

舉得人莫不稽舉於經傳子史焉隋合南北始有科

舉自是盛於唐增光於宋迄于金又合遼宋之法而

潤色之卒不以六藝為致治之成法進士之名以

鄉貢進士者本周之鄉舉之遺意也試之以賦義策

論者本漢射策之遺法也金天會改元始設科舉有

詞賦有經義有同進士有同三傳有同學究凡五等

詞賦於東西兩京或蔚朔平顯等州或涼庭試一期

不限定月日試處亦不限定州府詞賦之初以經傳



子史內出題次又令逐年改一經亦許注內出題以書詩易禮春秋為次蓋循遼舊也至天眷三年浙津府試迨及海陵天德三年親試于上京貞元二年遷都于燕自後止試於浙津府收遼宋之後正隆二年以五經三史正文內出題明昌二年改令群經子史內出題仍與本傳此詞賦之大略也經義之初詔試真定府所放號七十二賢榜迨及蔚州浙津令易書詩禮春秋專治一經內出題蓋循宋舊也天德三年罷去經義及諸科止以詞賦取人明昌初詔復興經義此經義之大略也天眷二年令大河已南別開舉場謂之南選貞元二年遷都于燕遂令南北通試于燕正隆二年令每二年一次開闢立定程限月日更

不擇日以定為例府試初分六路次九路後十路此限定月日分格也天德二年詔舉人鄉府省御四試中第明昌三年罷去御試止三試中第府試五人取一名合式依大定間例不過五百人後以舉人漸多會試四人取一名得者常不下八九百人御試取奏旨此限定場數人數格也自天眷二年浙津放第于廣陽門西一僧寺門上唱名至遷都后命宣陽門上唱名後為定例此唱名之格也明昌初五舉終場人直赴御試不中者別作恩榜賜同進士出身會元御試不中者令榜末安插府元被黜者許來舉直赴部初貞祐三年終場人年五十以上者便行該恩此該恩之格也大定三年孟宗獻四元登第特授奉直大夫



第二第三人授儒林郎餘皆從仕郎後不得為例明  
 昌間以及第者多第一甲取五六人狀元授一十一  
 官第二第三人授九官餘皆授三官此授官之法也  
 進士第一任丞簿軍防判第二任縣令此除授之格  
 也近披閱金國登科顯官陞相位及名卿士大夫間  
 見迭出代不乏人所以翼贊百年如大定明昌五十  
 餘載朝野閑暇時和歲豐則輔相佐佑所益居多科  
 舉亦無負於國家矣是知科舉豈徒習其言說誦其  
 句讀摘章繪句而已哉篆刻雕虫而已哉固將率性  
 修道以人文化成天下上則安富尊榮下則孝悌忠  
 信而建萬世之長策科舉之功不其大乎國家所以  
 稽古重道者以六經載道所以重科舉也後世所以

重科舉者以維持六經能傳帝王之道也科舉之功  
 不其大乎唐子歲季秋朔日東原李世弼序  
 唐人黃金臺詩燕昭北築黃金臺四方豪俊乘風來  
 秦家燒書殺儒客肘腋之間千里隔去年八月幽州  
 道昭王墓前哭秋草今年五月咸陽關秦家城外悲  
 河山河上關頭車馬路殘日青烟五陵樹徒單顯軒  
 云此詩議論深長甚可學也  
 皇甫湜編年紀傳論

古史編年至漢司馬遷始更其制而為紀傳相承且  
 編年之作豈非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  
 繫年者哉司馬氏作紀以項羽承秦以呂后接之亦  
 以歷年不可中廢故也



均輸法起桑弘羊謂市井百貨皆輸官坊商賈不復貿易

唐禮部員外郎為瑞錦窠員外廳前有大石碎諸州廢印於上又掌圖寫祥瑞令狐楚元和初任此員外郎嘗有詩曰移石幾回敲廢印開箱何處送新圖是也退朝錄

疏廣云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富者衆之怨也吾既亡以教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待君子以誠治小人以術反是為不仁不智矣

東銘侶乎兼愛其實理一而分殊漢制州郡佐史自長史以下皆太守刺史自辟如杜高則楊震所辟李膺則胡廣所辟

唐制採訪節度官屬自判官已下得自辟舉未報則稱攝已命則同正如杜甫則嚴武所辟韓愈則董晉所辟

三司使謂鹽鐵度支置制條例司歐叅政云天下之事惟宰相得行惟臺諫得言

漢時長安北七百里即匈奴之地長城始築自趙簡子議者亘千里人治一步後三十秦制商鞅佐秦以為地利不盡更以二百四十步為畝百畝給一夫又以秦地曠而人寡晉狹而人夥誘三晉之人耕而履其田宅復及子孫使秦人應敵于外非農與戰不得入官大率百人以五十為農五十人習戰故兵強國富



漢故事漢興七年長樂宮成諸侯朝畢復置酒侍坐殿上伏尊以卑次起上壽故事上壽四會曲注言但有鐘鼓無歌詩魏青龍二年以古置酒曲代四會曲又易古詩為羽觴行用為上壽

古者司會今之尚書也周官司會以參互考日成以月要考月成以歲會考歲成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

筴復引一索其名為筴人懸半空度彼絕壑此獨孤及招北客辭也

天子之門以通十二子謂甲與子為支干之首總而言之也六壬壬為水其數皆六如六丙六丁之類百六之會

章會統元漢以黃帝上元甲子為首至太和元年所積之數至百六十年為一厄也漢律曆志

高麗官制其品從論穿執傘有陪蓋為從傘也金國初問宋索金文玉冊宋曾冊為東懷國温公通鑑無高祖廢孝惠留侯招四皓從太子事伊川易傳取之者善其智而能諫以明納約之義温公去之者為後世慮遠矣去取之意兩不相悖學者當默識之楊龜山云箕子疑亦可死而佯狂以避蓋亦父師之義死之則傷勇矣

老莊之學衡麓胡先生云老莊見周末文勝人皆從事於儀物度數不復以誠信為主故欲掃除弊迹以趨乎本真而矯枉太過立言有失玄虛幽眇不切事



情遂使末流遺略禮法忽弃實德浮游波蕩其為世害更甚于文滅質

漢開西域三十六國後稍分至五十餘國皆在匈奴之西烏孫國之南遠者萬有二千餘里近者不下九千餘里或問上蔡先生講論經典二三其說者當何從謝荅曰用得即是驗之於心而安體之於身而可行斯是矣如求之或過於幽深證之或出於穿鑿徒將破碎大體不見聖賢之用心宜無取焉

劉元城云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  
楊龜山語游執中云常以晝驗之於妻子以觀其行之篤与否也夜考之於夢寐以下其志之定与否也  
伊川先生云讀書當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

之意見矣

東坡先生云聖人之言當以教句成文而求其意若學者率以一字為斷過其不同則異說生焉

朱文公語學者觀書法云且當玩味大意就自己分上着實體驗不須細碎計較一兩字異同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

東坡論老莊之教君臣父子夫婦之間汎乎若萍游于江湖而適所值者商鞅韓非得其所以輕天下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為殘忍而無疑夫抵于所厚者薄則無所不薄理勢然也

陳履常云士大夫視天下不平之事不當懷不平之意平居憤切齒扼腕誠非為己一旦當事而發之



如决江河其可禦耶必有過甚覆溺之至切為陳子  
之論有大學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之義要當豁廓  
然大公物來而順應之

胡文定公曰有志于學者當以聖人為則有志于天  
下者當以宰相自期降此不足道矣

石徂徠曰士之積道德富仁義于一身蓋假權位以  
布諸行事利于天下也豈有屑然謀夫衣食者歟  
侯師聖曰事君者以行道為志非為祿也然亦有時  
而為貧若專以祿為事則廝役之志也

胡衡麓曰士之器大槩有之志于道德者功名不足  
以累其心志于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于富貴  
者苟富貴而已則亦無所不至矣孔子所謂鄙夫之

事

橫渠曰德未成而先以功業為事是代大匠斲鮮不  
傷手也堯夫詩曰慎勿輕言天下事伊周元不是庸  
人

陳述古曰大丈夫當容人勿為人所容

伊川云別事人都強得惟識量不可強如鄧艾位三  
公年七十處得甚好及因下蜀有功便動了謝安當  
謝玄破苻堅對客圍碁報至不喜及歸折屐齒強終  
不得又云堯舜事業亦只如太虛中一點浮雲過目  
胡文定公語楊訓曰人家切不要事足意得常有  
些不足處便好人家才事足意便不恰好事出亦  
體消長之理言也



青苗錢如今之預取麥錢也假如即日麥價一貫借與五百將來徵麥一石

助役錢國家遇有大役均取錢于民官為雇傭也唐故事奉使四夷其印章曰大唐入某國之印見蜀王建世家

五代吳越貢賦朝廷遣使皆由淄萊泛海歲常漂沒其使

吳越王錢鏐嘗游衣錦軍作還鄉歌曰三節還鄉兮挂錦衣父老遠來相追隨牛斗無字人無欺吳越

一王駟馬歸

唐開元二年制選京官有才識者除都督刺史都督刺史有政迹者除京官使出入常均永為恆式

漢制由郎官而出宰百里由郡守而入為三公

漢少府掌山海陂澤之稅以脩天子私奉大司農掌國貨以供軍國之用

漢制武帝北伐乃置萬騎太守而馬政兼于郡二千石魏崔浩攷校漢五星行度並訊前史之失以示高允曰且漢

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於東井此乃歷數之淺今訊漢史而不覺此繆浩曰所繆云何允曰按星傳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旦在尾箕其昏沒於申南而東井方出寅此二星何因背日而行是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後歲餘浩謂允曰先所論者本不徑心及更考究果如君語以前三月聚於東井非十月也



頌高麗曆手詔云惟曆象日月星辰乃能成歲自侯  
甸男邦采衛要欲同文直學士高鳴雄飛辭也公太原人官至吏部尚書  
玉堂嘉話卷之中

秦少游魏景傳景字同叟淮南高郵之隱君子也身  
長六尺骨如削石瞳子碧色有光嘗賣繒于市遇華  
山元翁從授鍊丹鑄劍長生之術元翁名碧天其師  
曰劉海蟾海蟾之師曰呂洞賓洞賓之師曰鍾離權  
自權至景凡五世矣

鹿菴云龍不識石人不識風鬼不識土魚不識水  
尔雅先生云陽不冬藏春氣發而無力  
至元十一年十二月十四日  
國兵自陽羅狀渡江明年十二月臨安降度宗二庶

子為陳宜中文天祥兩淮張世傑擁入許浦江口時  
有黑龍見因改號景炎凡十八月十六年為帥臣張  
弘略破滅于岢山口執文夫祥至大都囚之  
上屢欲赦出相之竟不從十九年十二月初九日戮  
于燕南城柴市

錢譜劉更生傳舜父盲其母常鬻薪以自給舜時糶  
米返置錢于米囊中以還其母則重華之世錢已行  
矣此唐代錢之驗也賈逵注夏商金幣三等錢為下  
等先儒所傳有錢明矣梁大司馬顧協所撰錢譜序  
云

漢尚書郎主作文書起草月賜赤管一雙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九十七

十五日校

日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九十八

玉堂嘉話卷之六

野合女子七七四十九陰絕男子八八六十四陽絕  
過此為婚為野合時叔梁紇過六十四娶顏氏少女  
故曰野合

宋紹興中衍聖公渡江而東者孔玠也

蚕為龍之精按馬盾云禁原蚕注天文辰為馬蚕書  
曰蚕為龍精月值大火則浴其種是蚕與馬同氣李  
林甫月令釋曰先蚕天駟也先蚕之神或以為苑窳  
婦人寓氏公主或以為黃帝或以為西陵氏或以為  
天駟歷論不一然蚕其首馬首其性喜溫惡濕其浴  
火月而再養則傷馬此固與馬同出于天駟矣然天



駟可為蚕祖而非先蚕者也。蚕婦人之事，史記黃帝娶西陵氏，始蚕。漢祝苑窳婦人，寓氏公主，此或有所傳。然其祭設壇，或少牢，或太牢，或一獻，或三獻，禮必皇后親享。北齊使公卿祝之，非也。其曰龍精，見荀子賦。唐制開府儀同三司，謂置府辟吏儀同三公也。唐制感生帝，唐王仲丘傳引鄭玄注云：天之五帝，帝堯，王者必感以興，故夏之正月祭所生于郊，以其祖配之。因以祈穀感帝之祝，貞觀用之矣。

廟制古者天子七廟，自虞至周不易之制也。七廟者各一廟，前廟後寢。漢自明帝詔遵儉約，無起陵寢藏生于世，祖魏立二廟，晉宋齊隋及唐皆同一廟而異室，非古制也。廟所以象生之有朝，寢所以象生之有

寢也。建之觀門之內，不敢遠其親也。位之觀門之左，不忍死其親也。諸侯五廟，謂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五，鄭氏曰：太祖始封之君，王者之後不為始封之君廟。蓋諸侯不敢祖天子，故王之子弟始為諸侯不得立。出王之廟，後世子孫祖其始封者，而其或有大功德，特命祀其祖先而立廟可也。魯有姜嫄，文王之廟，鄭祖厲王是也。若王者之後始封之君，非有功德，不可為祖，則祖其先代之王也。宋祖帝乙是也。大夫三廟，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三。鄭氏曰：太祖是別子始爵者，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鄭志答趙商謂王制商制，故雖非諸侯之別子，亦得立太祖之廟。周制別子為太祖，若非別子之後，雖為



大夫但立父祖曾三廟隨時而遷不立始爵者為太祖也然左氏曰大夫有貳宗荀卿曰大夫士有常宗則大夫有百世不遷之大宗有五世則遷之小宗是太祖之廟常不遷也祭法曰大夫三廟考與王考皇考有廟顯考祖考無廟

太祖正東向之位劉歆曰孫居王父之處以正昭穆父以明察下曰昭子以敬事上曰穆則與祖相代此遷席之殺也張純曰父子不並坐而孫從王父決疑要注曰凡昭穆父南面故曰昭者明也子北面故曰穆者順也杜佑曰太祖于室之中與西壁下東面太祖之子南面為昭次之昭之子北面相對為穆張純曰元始中禘祀父為昭南面子為穆北面相對為穆父子不並坐也

又祭統曰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疎之序而無亂也

藏主開元禮義鑑曰藏主合在何處按五經異議云

藏主于廟西壁中備水火之災必在西者長老之處

地道尊右鬼神幽陰也祭薦檀弓有荐新如朔奠謂重

為之殷奠王制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祭二

以首月薦二以仲月士用特豚大夫用羔庶人春薦

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

以雁高堂隆曰天子諸侯月有祭事其五月四時之

祭也大夫以上將之以羔或加犬而已士以豚庶人

則惟其時宜魚雁可也又薦新雖在廟皆不出神主

五禮精義曰但設神座

陳氏曰人子之于親飲食與藥必先嘗而後進四



時新物必先獻而後食寢廟之薦新亦推其事先之禮以盡誠敬而已

宋秦益公檜家廟制紹興中命立家廟于私第中門之左一堂五室世祖居中東二昭西二穆堂飾以黝璽神版長一尺博四寸五分厚五寸八分大書某官某夫人神座貯以帛囊歲以漆函用神幄歲四享用孟月柔日具三獻有司言時享用常器常饌上倣政和故事命制祭器賜之

舞雩臺雩祭蓋龍見建巳之月巳乃陽亢之時陰氣難達用女巫舞雩女陰也舞所以達陽中之陰也又吁嗟而禱雨曰雩社稷位社五土之神稷五穀之長首種先成故長蔡

邕曰其位在中門之右社主陰其壇故北向天子曰大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為立社曰侯社大夫為民族居百家以上共立一社曰里社各以所宜木立而表之大社廣五丈諸侯半之蓋方廣二丈五也皆冒以黃土其主以石謂石土類也其位社東而稷西王之祭也南面其服也絺冕其牲黝其祭血取其陰類其罇大壘其樂應鍾其舞佾舞其鼓壘鼓凡皆因其物以致其義庶人蒙其社功故亦祭之春有祈而秋有報也稷非土無以生土非稷無以見生生之效以其同功均利養人故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親地故教報焉家主中雷田主社示本也

陳氏禮書



諸侯城郭之制典命云上公九命子男五命其國家  
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命數為節

國家國之所居謂城方也公之城方九里宮方九  
百步侯伯之城方七里宮方七百步子男之城方  
三里宮方三百步

五土所宜鴻烈子曰土地各以類生故山氣多男澤  
氣多女障氣多暗風氣多聾林氣多瘡木氣多偃岸  
下氣多腫石氣多力險阻氣多癭暑氣多天寒氣多  
壽谷氣多痺丘氣多狂衍氣多貪輕土多利重土多  
遲清水音小濁水音大湍水人輕遲水人重堅土人  
剛弱土人肥壩土人大沙土人細息土人美耗土人醜

七水所宜汾水濛濁而宜麻濟水通和而宜麥河水  
中濁而宜菽維水輕利而宜禾渭水多力而宜黍漢  
水重安而宜竹江水肥仁而宜稻平土之人慧而宜  
五穀尔雅曰太平之人仁丹穴之人智太蒙之人信  
宦侗之人武

釋菜鄭司農云古者士相見于君以雉為贄見于師  
以菜為贄釋即舍也始入學必舍菜禮先師也菜蘋  
藻之屬蓋以泮宮有芹藻猶子事父母有董萱也  
姓族氏說



詩曰振振公姓振振公族書曰錫土姓左氏眾仲曰



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昨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氏，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以如之。周語曰：伯禹疏川導滯，鍾水豐物，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賜姓曰姒，氏曰有夏。堯賜禹姓曰姒，封之有夏。謂其能以嘉利富生物也。祚四岳國，命為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謂其能為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人也。

姓非天子，不可以賜。而氏非諸侯，不可以命。姓所以繫百姓之正統，氏所以別子孫之旁出。族則氏之所聚而已。古者或氏于國，則齊魯秦吳是也。氏于謚，則文武成宣是也。氏于官，則司馬司徒是也。氏于爵，則王孫公孫氏于字，則孟孫叔孫氏于居，則東門北郭氏于志，則三烏五鹿氏于事，則巫土匠陶是也。蓋別

姓則為氏，即氏則有族，一無不同氏，一有不同族。故八元八凱，出于高陽氏。高辛氏而謂之十六族，是氏有不同族也。商氏條氏徐氏之類，謂之六族。陶氏施氏之類，謂之七族。宋氏華氏，謂之戴族。向氏，謂之桓族。是族無不同氏也。

贄禮帛有衣被之仁，皮有炳蔚之文，故孤執之羔，有跪乳之禮，有群而不黨之義。故卿執之進，必以時。行必以序，鴈也。故大夫執之交，有時。別有倫，被文以相質，死分而不變者，雉也。故士執之，可畜而不散。遷者，鶩也。故庶人執之，可畜而不違。時者，雞也。故工商執之。

食邑說秦爵二十級，惟徹侯乃得食縣，其閔內侯本



無食邑其加異者列之關內之邑食其租稅  
 漢初士大夫以上皆令食邑食者除租每戶一歲更  
 輸錢二百貨殖傳所謂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是也  
 漢曰鄉評取士謂因人共推之也如公孫弘以充賦  
 萬石君以孝謹聞

漢初入仕者不限年如劉向陳咸以八十為郎劉辟  
 疆以八十為衛尉公孫弘以八十為相趙充國以七  
 十為將軍貢禹八十遷御史大夫

漢集議漢置大夫專掌議論事苟疑似未決合中朝  
 之士雜議之自兩府大臣以下至博士議即皆得議  
 之不嫌于卑抗尊也如呼韓邪單于款塞卒用即中  
 侯應之策朱博得罪議獄者五十八人王嘉得罪議

者六十人故曰漢集議有公天下之心

漢封侯號有宰相封侯者公孫平津是也有婦人封  
 侯者蕭何夫人同封鄼侯樊噲妻呂須封臨羗侯是  
 也以地名封者平陵宜春是也以功封者冠軍驃侯  
 是也以美名封者博望博陸是也

太行山水皆泱流地中關中諸水皆行流地上

金銀魚袋唐高宗給五品上隨身銀魚袋以防詔命  
 之詐出內必合之三品以上金飾袋垂拱中都督刺  
 史始賜魚中宗景龍中令特進佩魚散官佩魚自此  
 始宋張師正倦游錄云魚袋者取事君夙夜匪懈之  
 義以金為飾亦身之華也上公桓圭侯信圭伯躬圭  
 鎮圭冒圭



公謂二王之後及王之上公雙植謂之桓。宮室之象所以安其上也。信當為身與躬圭。蓋皆象以人形為瑒。但文有麗縛耳。欲其慎行以保身也。鎮圭尺二寸。天子守之。鄭氏曰。鎮安也。所以安四方。以四方鎮山為飾。崇高敦厚。而萬物附焉者。山也。冒圭。孔氏曰。冒以齊瑞。信方四寸。邪刻之。然冒之以知諸侯之信偽。猶今之合符也。

子穀璧。男蒲璧。

穀所以養人。蒲為席。以安人。璧皆徑五寸。子男不執圭者。未成國也。蓋桓強立不撓。而安上為任。故公圭瑒之。身伸而躬屈。伸者尊。足以候外。而蔽內。屈者卑。足以長人。故侯伯之圭。瑒之子。不足以長人。而可以

養人。故璧瑒以穀。男不足以養人。而可以安人。故璧瑒以蒲。圭者天之用。璧者天之體。盡其用者必盡其體。得其體未必盡其用。此圭璧所以不全也。

王后駟琮。駟音組。

作方玉五寸。上有鼻。以組繫之。因名焉。蓋古者建國王立朝。后立市。用以為權也。

牙璋中璋。

典瑞曰。牙璋起兵旅。以治兵守。鄭司農曰。牙璋瑒以為牙。齒兵象。故以牙璋發兵。又牙璋中璋皆有鉏牙之飾。賈公彥云。軍多用牙璋。軍少用中璋。白虎通曰。璋位南方。南方陽極而陰生。兵亦陰也。故以兵起為義。如漢有銅虎符。魏有兵符。以發郡國兵。豈牙中



之類欵... 白琥... 刻虎為形者以形成于秋也琥禮西方之玉也以藍

為虎形者亦示武之謂也... 環玦... 荀子曰絕人以玦反絕以環范甯釋穀梁曰君賜之

環則還賜之玦則往蓋環之為物或施于佩或施之

于反絕佩環則不佩玦... 六幣相合... 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

璜以黼何也昔太王事狄人以皮幣繼之以犬馬終

之以珠玉是珠玉重於犬馬犬馬重於皮幣則合圭

以馬合璋以皮宜矣繡黼皆陰功也繡則五色之全

黼則白黑而已是繡備於黼也則合琥以繡合璜以

黼宜矣婚禮納徵以束帛饗贈送者以束錦聘

禮享君夫人以束帛覲以束錦上大夫与下大

夫致賔介饗餼皆以束帛賔介饋之以束錦食

禮君侑幣小束帛大夫相食以束錦是帛宜于錦

也則合璧以帛合琮以錦宜矣圭東方也馬動物

也璋南方也皮文物故以文琥西方也萬寶之成莫



伏日曆忌釋曰伏者何也金氣伏歲之日也四時代謝皆以相生立春木代水水生木立夏火代木木生火立冬水代金金生水至于立秋以金代火金畏于火故至庚日必伏庚者金故也

臘日風俗通曰禮傳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改曰臘贈者臘也因臘取獸祭先祖也漢火行衰於戌故曰臘也漢舊儀曰臘者報諸神鬼古聖賢有功于民者禮記伊耆氏始為蜡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享之也周禮祭禘則歛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

節有八節

玉節玉節之制以玉為之以命數為大小守邦國者用之

角節用犀角在鼻上是角中之貴守都鄙者用之

虎節山多虎者用之謂晉國之類以金為節鑄象焉必自以其國所多者于以相別為信

人節平地多人者用謂衛國之類

龍節澤多龍者用之謂鄭國之類皆以金為之以英蕩輔之英蕩畫函也以竹為之而有飾焉盛節器也輔之節者使不損也

旌節道路用之道路謂鄉遂大夫也

符節都鄙用之都鄙謂公之子弟及卿大夫采地之吏也

管節以竹為之析節竹為符節全竹為管節如今



之竹使符也。其有商者，通之以符節。門閤者，與市聯事，節可同也。康誥曰：越小臣諸節。春秋宋司馬握節以死。司城效節于府人而去。司馬牛致其邑，與珪而適齊。珪，守邑之信符。則守節不特于邦國都鄙，雖官府小臣亦有之矣。

漢竹使符，銅虎符，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付郡守。傳司閤，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如今移所過文書，凡通達于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漢制門閤用傳，作兩行書，繒帛上，各持其一，出入合之。豈古之遺制歟。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九十八

同日又載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九十九  
玉堂嘉話卷之七

喪服小記：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五世而遷之宗。宗，其繼高祖者也。是其祖遷于上，宗易于下，尊祖故敬宗。敬宗所以尊祖，禰也。大傳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





陳氏禮書云公子不得禰先君故為別子而繼別者族人宗之為大宗遠雖至於絕屬猶為之服衰三月庶子不得祭祖故諸兄弟宗之為小宗以其服之大宗遠祖之正體則一而已小宗高祖之正體其別有四則繼禰者兄弟宗之繼祖者從兄弟宗之繼曾祖者從祖兄弟宗之四世親盡屬絕而不為宗矣然言繼別為宗又言繼別子之所自出者言繼禰為小宗又言宗其繼高祖者則繼別子者子之子也繼別子之所自出者即別子

諸侯	繼世	君	君	君	君	君
為祖	為宗	祭	祭	祭	祭	祭
禰	禰	宗	宗	宗	宗	宗

也繼禰者庶子之子繼高祖者五世之孫也繼禰言其始繼高祖言其終繼別言其宗繼別子之所自出言其祖經言繼別子之所自出穎達言別子之所由出然則別子之所由出即國君也其可宗乎

璽衛宏漢書舊儀曰璽白玉螭席細文曰皇帝行璽天子信璽凡六又曰諸侯玉印黃金橐駝紐文亦曰璽列侯黃金印龜紐文曰印丞相將軍黃金龜紐文曰章中二千石銀印龜紐文曰章千石六百石四百石銅印鼻紐文曰印孫堅得傳國璽方圍四寸上紐盤五龍然則漢天子之璽其方不過四寸諸侯王已下其小可知

土牛制義



月令季冬命有司出土牛以送寒氣

正義曰出猶作也丑為牛持可牽止也送猶畢也

其月建丑又土能剋水寒時水之陰氣故時作土牛

以畢送寒氣也土勝水故可以勝寒又丑以升陽

唐月令季冬出土牛以示農耕之早晚若丑春在

十二月望則策牛人近前示其農早立春在十二

月晦及正月朔則策牛人當中示其農平立春近

正月望則策牛人近後示其農晚也後漢志季冬

作土牛六頭于國都郡縣城外丑地

其牛色以歲之干色為首甲乙未其色青丙丁火其

色赤戊己土其色黃庚辛金其色白壬癸水其色

黑以支色為身寅卯木其色青己午火其色赤甲

酉金其色白亥子水其色黑辰戌丑未其色黃納

音色為腹若甲子乙丑金其色白丙寅丁卯火其

色赤也皆倣此

以立春日幹色為角耳尾支色為脰納音色為蹄

設令甲子歲甲為干其色青則青為牛耳子為水

其色黑則黑為身納音金其色白則白為腹又若

丙寅日立春丙為干其色赤則赤為角耳尾寅為

支其色青則青為脰納音火其色赤為蹄

九州釋義

兖州兖信也五行星流而為兖

豫州豫舒也又序也言陰陽分布各得其序

荊州荆疆也陽盛物堅其氣急



冀州冀近也。尔雅云：河内间曰冀。

青州元命苞曰：虚危星精流而為青。

雍州雍壅也。唐地纪曰：雍兼得梁州之地，西北位陽

所不及，陰氣壅遏，故取名焉。

益州益謂溢也。

徐州徐舒也。揚州揚輕也。

鍾山

徐爰曰：建康北十餘里有鍾山。漢末金陵尉蔣子

文討賊，戰亡。靈發于山，因立蔣侯祠，故世葬蔣山

神。

赤縣

張衡靈憲圖曰：崑崙東南有赤縣之州，風雨自時。

寒暑有節，苟非此土，南則多暑，北則多寒，東則多

陰，故聖王不處焉。史記鄒衍曰：中國于天下，八十

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赤縣，赤縣內自有九州

禹之叙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州

者，又有九，乃謂九州也。有神海環之，如一區中者

乃為一州也。如是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

之際焉。

三川河洛伊也。

司馬光言行錄有司奏言：日當食，先言食不滿分，或

京師不見，皆賀。臣以為日食四方見，而京師獨不見，

天意人君為陰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獨不知，其

為災，當修省，不當賀。詔從之，後以為常。



漢宮中有宣室武臺

召文臣則于宣室召武臣則于武臺

春夏秋冬釋義

禮卿飲酒云春之為言蠢也產萬物者聖也夏之為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秋之為言愁也愁之以時察守義者也冬之為言中也中者藏也天地嚴凝之氣始于西南而盛于西北此天地尊嚴之義氣也温厚之氣始于東北而盛于東南此天地盛德之仁氣也

按地志今衛州城即殷牧野之地周武王伐紂築也又云武王至于商郊牧野乃築此城祭說唐韋彤議曰祭非外至生于心者也是故聖人

等牲牢布簋豆昆虫草木可荐者莫不咸在所以享宗廟交神明而全孝敬也

遺山嘗與張叢齋論文見有竊用前人辭意而復加雌黃者遺山曰既盜其物又傷事主可乎一座為絕

例叢即張偉文先生蓋遺山戲語也嘗有詩云因君需謝懷希老道我今年子作論法鹿庵云語與義體

式一般亦是冒原講論結但論入作獨句直下不作義兩句扇對而入如麻先生漢書貫五經論取明白得體

金清漳老人南宮人曾撰本縣二閭神廟碑遺山見之謂進士張和之有讀得行之語

光武同馮異遇雨燎衣處在今南宮東北十二里馮村



內外制翰林學士所撰者為內制中書舍人定撰者為外制

金哀宗朝有親軍殺其子者法家斷不至死工曰親軍宿衛之人父子之間殘忍如此與常人不同竟坐死論

徐大卿云詔命之體莫如兩漢以其典寔故也餘則又何惜又大卿等論及于告母事孟德卿有莊公文姜之說徐公主義重於母

李侍講說中和真人在龍庭時以膳對無時恒備物以充咀嚼時一士人同在邸舍師每與之分甘一日師復求之彼辭無有說託

便旋食焉師知之因曰沙漠之羊與中上桑用略同肉充飢毛作羶皮為裘角為杯匝此人所共知不憶近來羊屎又可以配餅食也聞者為大笑彼徐悟其方已甚有愧色

楊勸農春卿夜讀書有鼠出躍書几上忽投膏瓶中楊子取一方木覆之隨突以出環書冊走不輒作人語曰油着油着楊笑起曰吾避汝燕城閣前餉午市舍更忙棒不能過即擊虛器云油着油着人即避開故鼠亦云聞者為笑

徒單侍講說石丞相瑒大定末致仕居鄉中一日會客間聞司錄呵唱過門公即起立既遠復俸客曰丞相何若此公曰叅軍雖微國家命官也吾敢不敬眾



客為嘆息。丞相字子美，中山人。

王西溪嘗云：表章體臣無居首之理。故今之表式皆以帝首冠首。

王西溪云：元遺山錄冊中云：東平范尊師庵內見化飯。王先生說：渠海州為史時，歲貢糟薑糟蟹，海棠出州東，入海八百里，嶼島。是龍宮地，生海棠，作矮樹，花色深紅，大如茶盃，面而百葉，香韻殊絕，開時可持一月，久既衰，不落而萎。每歲自島中移百本入海州御園，明年再移百本，而以先所種者供御。每花一金籤牌記之，腳花乃得入州官民家，每一花必三葉，承之重九開。

鹿庵先生為學士日，命應奉編修輩取金寶錄內名臣事蹟，欲集為長編，俾士大夫家易於覓錄，或問其去取法，曰：大抵人之功勞，必須具載，如西漢曹參樊噲傳，以其例也。又曰：西漢列傳，是少好墓誌碑銘格樣，學之有餘師矣。既而侍講某多略去其人勛効，鹿庵聞之曰：其不解此平日于書多謾讀過去了。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九十九

同日又校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一百  
玉堂嘉話卷之八

甲午九月望日東原五六友人會于孫戾小軒話及  
 前朝得失之漸坐客問云金有中原百有餘年將來  
 國史何如尔或曰自唐已降五代相承宋禪周禪雖  
 靖康間二帝蒙塵緣江湖以南趙代不絕金于宋史  
 中亦猶劉石符姚一載記尔衆頗惑焉僕曰正潤之  
 論愚雖不敏試以本末言之夫邪律氏自康唐以來世  
 為名族延及唐末朱温篡唐四方幅裂遼太祖阿保  
 机乘時而起服高麗諸國并燕雲已北數千里改元  
 神冊与朱梁同年即位元年在位十九年遼太祖嗣位  
 神德光太宗改元天顯元年丙戌与唐十一年河東節度使石敬

祖第二子

明宗同年即位

改元天顯



塘為清泰來伐遣使求救于遼奉表稱臣仍以父禮  
 事之遼太宗赴援以滅後唐石氏號晉以燕雲十六  
 州獻于遼太宗歲貢帛三十萬正天福七年晉高祖  
 殂出帝嗣位大臣議奉表稱臣告哀于遼景延廣請  
 致書稱孫而不稱臣與遼抗衡太宗舉兵南下會同  
 九年入汴以出帝為負義侯置于黃龍府石晉遂滅  
 大同元年太宗北還仍以蕭翰留守河南劉知遠在  
 河東乘間而發由太原入汴自尊為帝及乎宋受周  
 禪有中原一百六十餘年遼為北朝世數如之雖遼  
 之封域褊于宋較其兵力而澶淵之戰宋我不守因  
 而割地連和歲貢銀絹二十萬兩正約為兄弟仍以  
 世序昭穆降及晚年遼為弟宋為孫至天祚金朝太

祖舉兵西來平遼克宋奄有中原三分之二子孫帝  
 王坐受四方朝貢百有餘年今以劉石等比之予故  
 不可不辨夫劉淵石勒皆晉之臣庶叛亂國家以臣  
 代君縱能盜據一隅僭至姚泓終為晉將劉裕所虜  
 斬于建康市返本還元茲作載記理當然也夫完顏  
 氏世為君長保有肅慎至武元時而天下南北敵國  
 素非君臣若依席上所言金為載記未審遼史復如  
 何尔方遼太祖神冊之際宋太祖未生遼祖比宋前  
 期五十餘年已即帝位固難降就五十年之後包于  
 宋史為載記其世數相懸名分顛倒斷無此法既遼  
 之世紀宋不可兼其金有中原更難別議以公論處  
 之據五代相因除莊宗入汴復讎伐罪理勢可觀外



朱梁篡逆甚於窮新石晉因遼有國終為遼所虜劉  
漢自立父子四年郭周廢湘陰公而立以五代之君  
通作南史而朱梁名分猶恐未應遼自唐末保有北  
方又非篡奪復承晉統加之世數名位遠兼五季與  
前宋相次而終言北史宋太祖受周禪平江南收西  
川白溝迤南悉臣大宋傳至靖康當為宋史金太祖  
破遼克宋帝有中原百有餘年當為北史自建炎之  
後中國非宋所有宜為南宋史或曰歐陽宋之名臣  
也定立五代不云南史當時想曾熟議如何今日復  
有此論僕曰歐陽公作史之時遼方全盛豈不知梁  
晉昔漢周授受之由故列五代者欲膺周禪以尊本朝  
勢使而然至于作十國世家獨稱周漢之事可謂難

矣請事斯語厥有旨哉愚嘗讀李屏山詠史詩詠五  
代郭周云不負先君持節死舉朝惟有一韓通愚嘗驚  
哀此詩命意宋自建隆以來名臣士大夫論議篇章  
不為不多未嘗有此語非不能道也蓋禘之說也故  
列五代者良可知隋季文中子作元經至晉宋已後  
正統在中原而後大唐南北一統後至五代天下擾  
擾無由再議降及今日時移事改商確前人隱約之  
迹當從公論議者又曰金有中原雖百餘年宋自建  
隆于今幾三百年况乎今年春正月攻陷蔡城宋有  
復讎之迹固可兼金愚曰元魏齊梁世數已遠恐諸  
公不以為然請以五代周漢之事方之漢隱帝乾祐  
三年遇弒太后詔立帝弟武寧軍節度使嗣位名贊河東節度使劉



子之後雖廢為湘陰公。是亦尋即皇帝位于晉陽。終是  
之世。猶稱乾祐。四帝二十九年。至宋太祖興國四年  
歸宋。依今日所論。是係劉高祖母弟在位四年。其子  
承鈞嗣位。改元天會。五年。郭周已絕。郭周三主九年。東漢四主二十九年。東漢  
四主。遠兼郭周。郭亦不當稱周。固當為周。宋太祖不  
曰受周禪。傳至太宗。方承東漢之後。歐陽不合作五  
代史。合作四代史。司馬光通鑑。當列東漢為世紀。歐  
陽不宜作十國世家。嗚呼。國家正閏。固有定體。不圖  
今日。輕易褒貶。在周則為正。在金則為閏。天下公論  
果如是乎。况蔡城一事。蓋  
本朝征伐之功。是時宋之邊將專權。率意自撤藩籬。  
快斯須之忿。昧唇齒之理。自謂愛己而惡他。延引強

兵深入。遵行覆轍。徽宗跨海助金破遼之事。媒孽後禍。取笑萬世。何復

讎之有也。宋自靖康已來。稱臣媵。走玉帛。歲時朝貢。

幾于百年。豈期今日私論。遽稱尊大。果使宋廟有靈。

必可其議也。泰和間。南宋寒盟。起無名之師。侵漢唐

鄧宿泗。章宗分遣應兵。其淮漢川蜀之間。大為所破。

宋遣臣方信孺等。早辭告和。請叔為伯。進增歲幣。獻

權臣之首。韓侂胄侯師旦也。徐其容。添其首。函送西都。至于闕下。信孺有古調一

篇。予能草略記之。大朝君相仁且慈。小麥未熟休生

師。茲臣豈足贖民命。既往不咎。來可追。此詩書于上

源驛壁間。館伴使入朝。題奏。上頗哀憐。是時中原連

年蝗旱。五穀不登。山東尤甚。章廟自責之心。深重。形  
于歌咏者頗多。每以假兵為念。故詔百官議曰。朕聞



海陵有言。我國家雖受四方朝貢。宋猶假息江左。亦天下兩家邪。故有親征之行。去歲宋人兵起。無名搖蕩我邊鄙。今已敗衄。哀懇告和。朕思海陵之言。宜如何。爾時臣下本希上意。故進言曰。先于靖康間。宋祚已衰。其游魂餘魄。今雖據江左。正猶昭烈之在蜀。不能紹漢氏之遺統。大可見也。和議乃定。今日校之此語。乃當時繼好息民之大略。非後世正閏之定論。或曰。何以知之。曰。夫昭烈之于漢。雖云中山靖王之後。其族屬踈遠。不能紀錄。世教名位。南宋高宗乃徽宗之子。欽宗之弟。歲月不易。以即位。奄有江南。似與昭烈頗異。若以金史專依泰和朝議。特承宋統。或從今日所論。包為載記。二論俱非。至公坐客又云。遼之有

國僻居燕雲。法度不一。似難以元魏北齊為比。僕再拜而言曰。以此責之。庸淺尤甚。若以居中土者為正。則劉石慕容符姚赫連所得之土。皆五帝三王之舊都也。若以有道者為正。符秦之量。雄材英畧。信任不疑。宋梁行事。篡奪內亂。不得其死。二者方之。孰孰得焉。夫授受相承之理。難以此責。况乎泰和初。朝廷先有此論。故選官置院。初修遼史。刑期榜狀。元張檝預焉。後因南宋敵讎。告和。臣下奏言。靖康間。宋祚已絕。當承宋統。上乃罷修遼史。緣此中州士大夫間。不知遼金之興本末。各異者。向使泰和間。遼史蚤成。天下自有定論。何待余言。坐客愕然曰。數百年隱顯之由。何其悉也。問一得三。寔出望外。幸謂言之僕因就毫



楮錄狂斐以俟熹者事刪之庶備他日史官之採摭  
云爾燕山脩端謹記

鹿菴云古詩句多平字不能得健如杜詩古調一句  
七字有五字無平者律則當如樂律和應否則不  
成音矣

紀行

張參議耀卿

歲丁未夏六月初吉赴召北上發自鎮陽信宿過中  
山時積陰不雨有頃開霽西望恒山之絕頂所謂神峯者  
拔若青蓋然自餘諸峯歷歷可數因顧謂同侶曰吾  
輩此行其速返乎此退之衡山之祥也翌日由保塞  
過徐河橋西望琅山森若劍戟而葱翠可挹已而由  
良門定興抵涿郡東望樓桑蜀先主廟經良鄉渡瀘

溝橋以達于燕居旬日而行北過雙塔堡新店驛入  
南口度居庸關出關之北口則西行徑榆林驛雷家  
店及于懷來縣之東有橋中橫木而上下皆石橋  
之西有居人聚落而縣郭蕪沒西過雞鳴山之陽有  
邸店曰平輿其巔建僧舍為循山之西而北沿桑乾  
河以上河有石橋由橋而西乃德興府道也北過一  
邸曰定防水經石梯子至宣德州復西北行過沙嶺  
子口及宣平縣驛出得勝口抵扼胡嶺下有驛曰李  
落自是以北諸驛皆蒙古部族所分主也每驛各以  
主者之名之由嶺而上則東行始見義幕毡車  
逐水草畜牧而已非復中原之風土也尋過撫州惟  
荒城在馬北入昌州居民僅百家中有一廨舍乃國王



所建也。亦有倉廩。縣州之益司。州之東有鹽池。周廣  
可百里。土人謂之狗泊。以其形似故也。州之北行百  
餘里。有故壘。隱然連亘山谷。壘南有小廢城。河之居  
者云。此前朝所築。堡障也。城有成者之所居。自保障  
行四驛。始入沙陀。際陀所及。無塊石寸壤。遠而望之  
若岡陵。卸身然。既至。則皆積沙也。所宜之木。榆柳而  
已。又皆樗散而叢生。其水盡鹽鹵也。凡徑六驛。而出  
陀。復西北行一驛。過魚兒泊。有二馬。周廣百餘里。  
中有陸道。達于南北泊之東。涯有公主離宮之外垣。  
高丈餘。方廣二里許。中建寢殿。夾以二室。背以龜軒。  
旁列兩廡。前峙眺樓。登之頗快目力。宮之東有民匠  
雜居。稍成聚落。中有一樓。榜曰迎暉。自泊之西北行

四驛。有長城頽址。望之綿延不盡。亦前朝所築之外堡  
也。自外堡行一十五驛。抵一河。深廣約什濤。汜之  
三。北語云。翕陸連。漢言驢駒河也。夾岸多叢柳。其水  
東注。甚湍。猛居人云。中有魚。長可三四尺。春夏及秋  
捕之。皆不能行。至冬可鑿冰而捕也。瀕河之民。謀以  
蓄漢。稍有屋室。皆以土。冒之亦頗有種藝。麻麥而已。  
河之北有大山。曰窟連。吾漢言黑山也。自一舍外望  
之。黯然而有茂林者。迫而視之。皆蒼石也。蓋嘗有陰  
霑之氣。覆其上焉。自里山之陽。西南行九驛。復臨一  
河。深廣皆翕陸連三之一。魚之大若水之捕法。亦如  
之。其水始西流。深急不可涉。北語云。渾獨刺。漢言兔  
兒也。遵河而西行一驛。有契丹所築。故城可方三里。



背山面水自是水北流矣。由故城西北行三驛，過畢里紇都，乃弓匠積養之地。又經一驛，過大澤泊，周廣約六七十里，水極澄澈。北語謂吾悞竭腦兒，自泊之南而西，分道入和林城，相去約百餘里。泊之正西有小故城，亦契丹所築也。登城四望，地甚平曠，可百里外，皆有山，山之陰多松林，瀕水則青楊叢柳而已。中即和林川也。居人多事耕稼，悉引水灌之，間亦有蔬蒲。時孟秋下旬，糜麥皆槁，河之田者云已三霜矣。由川之西北行一驛，過馬頭山，居者云，上有大馬首，故名之。自馬頭山之陰，轉而復西南行，忽過蘭赤斤，乃奉部曲民匠種藝之所有水，曰塌米河，注之東北。又經一驛，過石城，石埃在驛道旁，高五尺許，下周四十

餘步，正方而隅，巍然特立于平地，形甚奇峻，遙望之若大埃，然由是名焉。自埃之西南行三驛，過一河，曰唐古，以其源出于西夏故也。其水亦東北流，水之西有峻嶺，之石皆缺如也。嶺陰多松林，其陽帳殿在焉，乃避暑之所也。迨中秋後始啟行，東由驛道過石埃子，至忽蘭赤斤。山名，以其形似紅耳也。東北迤邐入陀山，自是且行且止，行不過一舍，止不過信宿，所過無名山大川，不可殫紀。至重九日，

王師麾下會于大牙帳，灑白馬酒，修時祀也。其什器皆用木樺，不以金銀為飾，尚質也。十月中旬，方至一山，崦澗，避冬，林木甚盛，水皆堅，疑人競積薪儲水，以為禦寒之計，其服非毳革則不可食，則以羶肉為常。



粒米為珍。比歲除日，輒遷帳易地，以為賀正之所。日  
大晏所部于帳前自

王以下，皆衣純白裘。三日後，方詣大牙帳，致賀禮也。  
正月晦，復西南行。二月中旬，至忽蘭赤斤，東行及馬  
頭山而止。趁春水飛放，故也。四月九日，率麾下復會  
于大牙帳，洒白馬，灌什器，亦如之。每歲惟重九四月  
九，凡致祭者，再其餘節則否。自是日始回，復由驛道  
西南，往避暑所也。大率遇夏則就高寒之地，至冬則  
趨陽煖，薪水易得之處，以避之。過此以往，則今日行而  
明日留，逐水草，便畜牧而已。此風土之所宜，習俗之  
大略也。僕自始至迨歸，遊于  
王庭者，凡十閱月。每遇燕見，必以禮接之。至于供帳

衾褥衣服食飲葯餌，無一不致其曲，則  
眷顧之誠可知矣。自度衰朽不才，其何以得此哉。原  
王之意，出于好善忘勢，為吾夫子之道而設。抑欲以  
致天下之賢士也。德輝何足以當之。後必有賢于隗者  
至焉。因紀行李之本末，而備誌之。戊申夏六月望日  
太原張德輝謹誌

商司業錄到太常諸雜儀禮

文德殿宿齋儀注差官等

景靈宮行禮儀注差官等

太廟行禮儀注差官等

明堂大禮陞降玉輅儀注

明堂殿行禮儀注



明堂殿星圖

明堂大禮畢紫宸殿稱賀儀注

明堂大禮畢登門肆赦儀注

明堂升陪事并禮饌差官等

明堂降御劄鑠院并奏告事

明堂大禮修築路道圖

明堂大禮笏記

明堂大禮排日祭祀

明堂降御劄修路教車按輅等年代月日

明堂大禮逐次趨那更點

明堂大禮差五使守官年代例

明堂大禮總差官

頭冠法服樣

玉輅圖 玉輅件段尺寸 及太平車  
尺寸等

逍遙平輦圖 并尺寸等

太常樂圖 祭器圖

黃麾大仗圖

明堂大禮文武官合着服色等

御龍直執從物圖

明堂大禮鼓吹雜唱警場圖

明堂大禮樂章樂曲

明堂大禮合降指揮等

明堂大禮為值雨降過生叔指揮例

明堂大禮諸雜事例等



明堂大祀祇應并鋪分人教等。

熙朝盛典詩

大安輦件段

明堂大祀教象申請事節

計三十七冊曰明堂大祀

景定四年藍大正記

至元三十年三月二十九日商琥錄

宣和鹵簿圖

祀圓邱圖 東封太山圖

監修國史例

忠齋劉承旨說宋朝監修國史宰相初任者謂之開

局一月一至院謂之過局至元三十一年甲午七月初四日右丞相完澤受開府儀同三司監修國史右

丞相如故

竇儼水論

周世宗南伐駐蹕臨淮因覽唐貞元中泗州大水記

詔竇儼論其事儼獻文其略曰夫水沴所具厥有二

理一曰教一曰政天地有五德一曰潤二曰暎三曰

生四曰成五曰動五德者陰陽之使也陰陽者水火

之本也陰陽有常德故水火有常分奇偶收半盈虛

有準謂之通正羨倍通亢極無不至謂之咎徵二者

大期率有常教除之至始于淵獻水之行紀于九六

九千有七百二十有八歲為浩之會當是時也陰

布固陽澍雨天下百水底注漲其通川岸不受餘則

旁吞原隰科坎早稊則漂墊方割雖堯舜在上皋夔



佑政亦不能弭其沴也。過此以還，則係于時政。如其  
后辟狂妄，以自率，權臣昧冒，以下專政，不明賢不章，  
則苦雨數至，潦水積厚，然陰陽之教也。貞元壬申之  
水，匪教之期，乃政之感也。德宗之在位也，啟導邪政，  
狎暱小人，裴延齡專利為心，陰潛引納，陸贄有其位，  
棄其言，由是明上帝不駿其德，乃降常雨，害于梁  
盛百川，沸騰壞民廬舍，固其宜也。王者苟能修五政，  
崇五禮，不瀆政不紊，則五日一霖，微十日一霖，霖  
十五日一滂沱，謂之時雨，所以正五運之制，節占象  
畧刻，無有差爽，則神農之世，其驗歟。世宗嘉之，國初  
遷禮部侍郎，依前學士判太常如故。是時祠祝樂章，  
宗廟謚號皆儼所定，撰人服該博儼，冲沒完簡好賢。

樂善平居怡如也，未嘗失色於僮僕，優游文翰，凡  
十數年，著大周正樂三十卷，詔藏於史閣，其大周通  
禮未及編纂，會儼卒，議者惜之。  
至元貞元年歲六月十三日，宋太祖實錄鈔并校勘  
無差時開真定野河事甚不便。  
金史 王文康公定奪此王狀元先生時為丞相學士。

帝紀九

太祖

熙宗

世宗

衛紹王實錄

哀宗實錄

太宗

海陵庶人

章宗

宣宗



志書七

天文

五行

禮樂

附祀

食貨

附鈔

兵衛

附龍衣

列傳

舊是錄三品已上入傳今擬人  
物英偉勲業稱不限品從

忠義

儒行

列女

送臣忽沙虎

地里

附邊境

刑法

百官

附選舉

隱逸

高士附

文藝

方技

書示仲謀王相修史事宜急不宜緩多採訪功  
恐老人漸無費用不可惜當置曆令一人專掌以按

諸王后妃開國功臣在先

元裕之蕭肅公弼奏用銀二千定今即編修書寫

俸飲食紙劄費用若作定撰三五百定都了

採訪文字令言者旌賞隱者有罰仲謀所宜

編修且要二員直須選擇魏太初

本把合用儒人兼管不宜用他色目如他日

編修人來房屋决少目今便合商議起蓋

屋都在文廟已後也得用謂如仲謀兼編修

雲甫受直學士兼同修季仁鄉學士

開年小也宜喚去比至定俸且与批走若室

更好都交文廟裡住史事早成其他不

在于文廟自當退去此明年話也仲謀

寫典史雜使以後必須用謂文字未集



二人若踏逐書寫二名更佳雜使亦不可  
院官不要人使喚  
中統二年示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一百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後序

先考文定公人品高古才氣英邁勤學好問敏於製  
作下筆便欲追配古人騰芳百代務去陳言辭必已  
出以自得有用為主精粹醇正非他人所可擬自其  
弱冠已嘗請教於紫陽遺山鹿菴神川諸名公愛其  
不凡提誨指授所得為多及壯周旋於徒單侍講曹  
南湖高吏部郝陵川王西溪胡紫山之間天資既異  
師問講習者又至繼之以勤苦不輟致博學能文之  
譽聞於遠近其後五任風憲三入翰林遇事論列隨  
時記載未嘗一日停筆平生底蘊雖畧施設然素抱  
經綸心存致澤桑榆景迫有志未遂一留意於文字  
間義理辭語愈通貫精熟矣故學者以正傳名家推



尊之既指館公孺編類遺藁為一百卷字幾百萬咸謂學有餘而不盡其用者則其言必大傳於後奈家貧無力不能刊播言之盡傷若斃在疾恐一旦溘先朝露目為不瞑矣延祐己未歲冬季孫欽方任刑曹郎官走書于家取其遺文云

朝廷公議

先祖資善府君平生著述光明正大關係政教嘗蒙乙覽致有弘益堂移江浙行省給公帑刊行以副中外願見之心公孺聞之不勝欣躍因念韓文公為唐大儒學者仰之如山斗其文集自唐至宋歷二百年之久賴柳如京之賢方刻板流傳於世先君去世今纔十五寒暑特蒙

朝廷發揚如是實為希濶之遇于以見聖朝崇儒右文之美光賁千古矣延祐七年庚申正月哉生明男玉公孺百拜叙書于后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後序

翰林承旨文定王公衛之名儒秋澗其號也從游遺山鹿菴紫陽神川四先生之門講貫漸深磨造闡域語性理則以周邵程朱為宗論文章則以韓柳歐蘇為法才思泉湧下筆輒數千言星回漢翻韶鳴鳳躍千變萬狀可駭可愕文中巨擘也學古入官敏歷清要內而金馬玉堂外而多冠繡斧所至有令譽雖公務填咽手不釋卷耽書嗜古天性然也公長子翰林待制紹鄉嘗集公平生所作分為百卷題曰秋澗



先生大全文集度歲家塾以貽後人繼而有聞於  
朝者取而寘之黃閣未幾咨發

江浙行省議餼諸梓卷帙繁工費夥或者難之原申  
冬檄送本路俾會學廩之贏以給其用命出

省府奉行惟謹矧余與文定居同鄉姓同氏視公

猶父行承乏嘉禾章獲覩公之遺文又安敢不用情

耶迺命郡博羅君應龍任其責學錄余元第專董其

事仍委蘭溪州判唐泳涯校正擇諸生中能書者重

為繕寫以授刊者工役甫見次第余適叨廣東憲節

之命秣馬就道遂書此以昇禾學刻之卷末云 至

治改元重光作噩歲清和月古衛



同日燈下校完



2

